尺牘新鈔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尺牘新鈔

(二)

周亮工輯

尺牘新鈔卷之三

周嬰方叔莆田人初名中規遠遊篇厄言

與黃若木

陽輪不駐陰呂潛移靡草才萎寒梧遽下一歲之暮驚其迅速百年之景知復幾何撫秋興以難禁懷遠而惟別之後歡情頓絕何者景與曠世見望於方回威卿輕俠貽譙於新息故或始素而終黝有前荃而後茅羽積輕叢舟沈軸折猜嫌不釋肝鬲未剖夫漉澤濫淵則蛟龍不遊探巢蔑卵則長離增逝吾不能振鱗冥海奮翼蒼梧徒以爲其嗟可去其謝可食托彼鱓穴嗅此鴟銜高樓有脩梯之窘幽谷無遷喬之望夕景欲戢則應門納鑰曉河未落則當關疾呼縶類支祁楛同貳負撫事一鬱如何可忘但百六之厄未盡於此夫拔山之力不抵鬼伯之催步天之智難藏將終之魄輒亦臨命而歔欷彌留而泣下今疾在腸胃寖於骨髓夜不得臥晝惡聞聲叢辰數筴告我不長日者發書其卦遇剝如使泰元之師或信弘農之著無爽擢征西之命逢長順而凋零黃門之算向靈牀而奄忽辭好卽惡命也如何嗟乎神州者骨骸之蘧廬岱宗者精魄之區域去來常數戀芥何爲所恨壯圖行乖遠猶摧隕白馬誰赴朱生奚托洛城之魂空思舊里蓼亭之鬼終恚他鄉相去千里生死長辭秉筆爲書涕淚橫集

重答黃光字若木莆田人

塗遵武夷。時與貴人遊焉。靈谿清淺。淳波鴻洞。鏡流見底。沈鱗虛懸。長蘿修竹。映發芳洲。鶴子雁雛。回翔曲渚。聆青猿之傳響。看白鷳之羣飛。仰視側觀。高峯隱天。疊巘虧日。勢步仞而輒變。形顧眄而靡記。使人思渺渺而獨徂。氣飄飄而上厲。散賞極娛。一往忘反。又何知蠻觸之力爭。蜂鷇之心競乎。所之既倦。相與集乎萬年之宮。霄客蛇行而先路。羽士鶴立而夾侍。將饗遊者。陳饋八簋。別客而進蓀茗。度賓而殊雞鶩。咸心傾于貴介。視蔑乎逢掖矣。夫以人間寂莫之士。山阿幽逸之人。混儒墨。輕王侯。猶復反側其情。高下其手。況乎燕雀之侶。駔儈爲心。慕背揣乎熙涼。驩咄易於旦暮。滔滔皆是。奚怪其然哉。

與陽春令黃兆修

前令侯君。卽閩之昭武人。聞其心含仁恕。政尚勤卹。據俗而動。罔以毀譽攖懷。不貪爲寶。靡以脂膏自潤。柴桑旋反。終乏三徑之資。萊蕪去官。猶卻一斛之餽。信吾鄉之宿德。彼國之遺愛。循良不孤。儒雅係踵。雖巫馬之代子賤。各不相師。而秀之之承虞公。差得無事。伏惟足下。宏獎名教。搜採前徽。察搢紳之同辭。詧民志之椒蘭。遠使須昌路側。式樹漢文之碑。太丘城中。方圖仲弓之像。庶芳猷有述。茂則長垂。斯亦明賢之令典。樹風之雅化矣。屬因思至。聊疏所知。倘在妄塵。勿以爲閟。

謝譚海澄貴（謂鉛山貴無學也。）

明公視僕。既無親習之故。非有平生之好。若鳧乙翻翔于天末。夔蚿踔踔于泥中。本不關情。何緣介意。而僕又干時寡術。資身無策。夙齒備嘗狼狽。秋齡不免流離。凍餒所驅。大業靡竟。人非王粲。托跡荆州。交異

長卿。遨遊邛邑。循躬知懼。對客抱慙。明公猶納之洪流。收以大度者。豈不以費有把臂之雅。故答其緩頰之殷哉。僕賦命多遭。遭代仍蹇。不圖此子。奄化異物。運斤之質既逝。因針之契不追。詎宜懷疇昔之意氣。干尊嚴之恩澤乎。明公誼烈干霄。襟期蓋世。延陵寶劍。心已許于徐君。楚市黃金。諾不渝于季布。雖僕栖遲宇下。游泳波餘。而衢尊未憚于過斟。宮鏡不疲于屢照。敢忘大德。以霣鴻私。所恨宿草陳根。懷哉曷既。素車白馬。行矣將馳。命駕之謀。思隨夢遠。受墨之願。道爲勢牽。輒瀝悃以辭歸。爰告誠而陳謝。倘宿好不寒。會面可期。猶望元燕降睇。重過故壘。青驪結乘。或駙舊軒。率爾唼攜。自知悠忽。瞻言墀側。不覺嗫嚅。

陳際泰 大士。臨川人。已吾山房新訂集。

復張天如

人居城中。友生甥之不置。如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奈何奈何。相隔既遙。不能如山間麋鹿常相聚。每有西風。何能無嘆。

寄韓求仲太史

不肖弟方授書時。即知海內有求仲先生。而深嗜其書。以爲天際眞人。既而果以文字冠冕一時。而地在必爭。讒者勝之。此何預吾求仲事。能遲十年宰相。而不能奪千秋之業。與千秋之名。且求仲即不爲狀元。即不爲宰相。豈能減其毫末於此哉。每與毛伯論此事。動笑嘈嘈者之無識也。蘇子瞻千古文豪。而李定舒亶輩。猶承人下氣。而力毀之。至謂買科。徒作千古奇話而已矣。

答閩中羅美中

弟無似。誠不自意孤行一道。宇宙之大。翕然從之。四海之風。爲之丕變。弟文凡萬首。行世者亦三千首。貴鄉陳仲謀貽書弟云。海內得大士片紙隻字。皆已掇巍科躋膴仕。兒孫滿天下。而祖父母尙自留滯人間。是天下極不平之事。此意不知美中謂何耳。豚兒孝威孝逸。頗好學能文。俱可一日十餘藝。天遲弟如此。弟將以取償之道寄諸兒。而未敢必也。然而老禿翁所藉以娛暮齒者。具是矣。

甲戌登第後家報

威逸二兒。可勉勵攻苦。兄弟俱有雋才。不宜自滿自弱。失上天所以予之之意。與負老父所以望之之心。尼兒要曲體我懷。好行其德。學做好人。勤儉雅愼。助成老父一箇賢鄉紳。決不可忘其寒落忠厚之舊。大言大語。美衣美食。爲所不當爲。六十六翁。竟何所至。思之思之。

陳孝逸少滂。臨川人。

與羅杓菴

弟輩潦倒半生。孟浪無似。縱有古人古書百萬盤胸。逢人說之。人誦道之。亦有何名何實。藉使下辟之上庸之。亦關何利何害。賤兄弟內顧其聰明志力。閉之深山。足有所修述。成一家言。徒以饑寒累之。不獲遂願。又聲色殷譽。不能頓割絕。而無所事事。秋間姑且破釜沈舟。持三日糧。爲射賊擒王計。必不效而後杜門卻軌。發伏藏。滌筆硯。張文設字。椎古訾今。操一時權衡。而擬議其得失。蓋亦有所長。未可謂悲憂憤悶

之所爲出也弟輩素悃爾爾對翁兄前正不敢欺隱耳

柬某

六千君子逐鹿園中高才捷足何所蔑有又況目迷五色試官將不能與奇鬼爭權不肖亦年年送故人耳拙卷經大筆竄削數字頓易舊觀然輒以解元許孺子得毋驚殺三軍恐當場豪傑皆欲捫長者之舌矣笑謝不一

答朱子強

譽言匪楮何寵之深也弟年紀寖大尚持數行文字從少妙輩問妍媸於不必知己之人此正如老女嫁國奢言不辱者強顏爾

柬蕭伯玉大行

天眷幽人得縱意於文章山水雖雲中仙子未必有此清福而況胸無丘壑者乎聞日月之記高與尺齊是當播之天下使風流蘊藉者讀之孝逸雖無遠神尚饒孤韻受書而行如載春浮以東令我時時見三莪先生於湖頭深牧間也

答劉孝若

王大將軍一旦開後閤驅出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意氣何似常開平每戰必斬所幸美人頭然後臨士對敵千古英雄人物正詭不同而剛決則等吾曹丈夫於天下何所足係累乃復刺刺昵昵向兒女耳邊語

耶來教獲我心矣

與陶堯生

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今日對堯生正欲道一句不得也遞歲來陵鋒蹈戈握蛇騎虎七尺之軀不必死弟之心則幾死者數矣孔北海所謂憂能傷人此子不復永年者也

答管子敬

曹孟德壯歲雄飛功名兒子大慰平生東西門行顧復云爾何也烈士暮年自悲短景正是貪戀功名兒子豈豈且去之耳欲將婕妤妓人從銅雀臺上哭望西陵其意殊可憫也奸雄人由此一念故事事不肯罷手所以能殺天下尊見若何

寄李力負

今日接得道兄字眞如古骨董我輩而肉不常作一處合所可合者紙言墨語耳故交殆盡稍聞舊人同志相守喜不成寐況道兄風義文章歲臻日上悉於躬菴舌譜柴桑眞不在潯陽矣弟憤嫉甚不死于兒亦死于恚謝翺善哭而弟不能禰衡善罵而弟不敢意者出于哭與罵之間騷鬱甚而佯狂佯狂甚而痼疾如是之人有生理耶道兄筆墨有靈他日幸借一挽其恩甚大

與鄧止仲

紫芝眉宇闊復數年嘗思此人如在天際客夏數度入貴郡一寓章山寺宿所甚顧見者吾止仲看今日

人士了無可語。其不可語。不必在學問文章山水之間。數端而外。別有神明。惟社兄獨解此耳

答黃子師

世不知蜀忠武之木牛流馬。乃得之諸葛夫人也。來書驚才絕豔。直是女子中李長吉。獨念仁兄自負一世豪名。犯此勍對。正在枕蓆間。兩賢相厄。殆矣哉。誰當爲黃郎解圍者乎。

寄徐仲光太史

海內幽人。何止千數。第如進賢冠中。頗難得耳。我公襟眼皎然。玉嶺清霄。在其足下。熱膽求仙。搖頭卽佛。此乃男兒入世出世事。世烏足以知之。傅平叔贈吏部詩。特致尊覽。幷系以惡句爲笑。兩弟於仲光面孔無素。而能神傾若是。湯臨川所云。人生何必深也。

柬竺庵

細省和尙言語。著我痛處。偌大世界。無眞正爲人朋友。若和尙者。乃眞相知相愛也。某非等無知無識。自暴自棄之人。只緣打算不過。看那邊事大。怕難怕苦時。下不得瀟灑快活地位。如但要我頭顱。反不難一刀斷付易的是死。不易的是死幾度。卻還生也。某二十年無甚罪惡。明室暗室。心中口中。從不肯著箇欺字。獨無猛力堅膽。向前做件事來。亦以庸人滿眼。其品地識解。無可規我矩我。憤我悱我之處。大家安於悠悠謬謬。以至鬚眉如許。茫然烟海。豈不慟絕。然和尙卽能規我矩我。憤我悱我。願且緩之。恐千尺釣竿。釣不出這般浪子何如。昨柬二三兄弟。聲聲和尙高姿俊骨。如此如此。非必推尊長老。凡爲若輩狠敲熱

罵引向裏學熏修耳此似自己挑不起反捉他人替挑擔子也笑笑

答魏宣子

逸不能知韻事而家有其書古來惟大禹一人聲可爲律耳喉之不同胥如其面以今議昔猶後議今周德清譏沈約南蠻之音不知國鬼六溜甚於之知王黃也存而不論若何

柬孔登小

知髯公浩氣橫空遺世特立辟之冬嶺孤松獨秀千尋嗟夫魯國男子當如是矣養高兼養閒可望不可攀此非任華致青蓮語乎弟濊中作憤嘗有屈平江上之聲然卑卑無奇能能自喜終未若髯之音喉絕倫也

與蕭明彝

孝逸極支離人也然而豪氣不除深情一往儒心俠骨眼裏諸生似未有見逾者以此差爲勝流所錄嘗聞翁兄浩魄雄襟既已神思奔會又知于內典更有證入益增媿惶弟生平自許不徒許其媿亦不徒媿便欲擲香皈依以開誘其不逮乃去歲僅從驛前一拱而過憶元德伯符相望于公路東西階之間何必有閒也

與傅平叔

長卿病天子使所親急索書內人曰無書時爲一卷書則岱山祉首事也彼非以其書條封禪冀後學封

禪其書耳平叔遂惙然不必如長卿顧所惠汪洋之記筆才絕與曩書近亦似柳州之許京兆蕭翰林意致枕間辦此平叔不死也安有神氣萬里爲鬼伯縛取者乎且誦且快慰其他雜焉諸篇必鋒殊銳處處作拗折勢人庸兒噎子食不下咽矣豈知當吾世不有蔡中郎袁石公舍近軀而遠想誰何平叔亦已眼空餘子哉逸鼓波斯之熬不盡而藏不止日大力文止二先生不遇逸拾遺補亡幾不黃叔度有行無文也生平結習獨注是耳大程云讀書亦玩物喪志弟謂不然好色人之所欲彼有其具天則誨之必與蛾眉爲仇者予無樂乎丈夫也使今日竟捐結習置身空洞則不如頑埋土中平叔不於此時悉率新舊頒寄同方更待弟死或平叔死爲知己不必盡知己者部署褒矜若逸之于大力文止二先生也乎夜郎王不知漢大于闖疎中國自雄癡山集類爾譬之楊德祖倏人一旦斟酌于正平小兒相呼以虬髯客之悍見李公子灰心而去材魄氣燄不可誣已

寄王于一

父友盡矣突見于一之面尚有典型也別去不敢時思耳思社翁未嘗不思于皇也念此一二老成歸然於天傾地缺滄桑改易之後甚慰甚慰又閱邇來手札如虬松古柏嶽嶽名家眞能不作近代語故是可人笥箱諸稿盍長短簡付定吾文者正自不易目中覓解事亦必不得逸有數種書雖無奇致或可沙礫間撥取文石恨無副草遠寄耳

答無生

逸有丈夫之心而爲兒女所累雖此腔甚熱此心不欺然于世間仁義豪傑之爲不能縱臂展脚而行一事朱家郭解亦笑人矣

陳孝威輿霸臨川人壺山集

與吳次尾

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而評閱者亦復逞臆橫議爭訟一時弟深以爲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風俗之樸其時人心羣居和一而不矜尚貴爭及其衰矣合從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蔚俊及標而漢祚爲墟卽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功不細而韓侂胄猶誣爲僞學而殘噬之繇斯以觀豎一說者伏一敵至乎各豎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今時流輩持論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浮慧者觀綺而躍心迂疎者以淺俚爲古樸填砌者以六朝爲冶麗此繇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其愚而造之者揚揚以爲得意以文士之戈矛釀兵爭之禍歷觀古來應若指掌足下主盟壇坫須當痛懲流弊克己求物不以所能愧人不以所不能憎人則於世道名教關係不淺

與傅平叔

會兄寢苫塊中猶且牢役古昔復呼痴山送難飛毫於白雲青嶂之間何快可似弟心妒殺實媿殺也痴山嗜奇物一肚呆皮裹如許古董時復媕婀而弟不量菲薄方思與平叔分霸並驅中原豈非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耶古文詞一道雖本朝數百年以來時有作者指蓋未敢多屈非惟索

手難索眼豈復易也湯季雲鄭元近頗是解人游公大足稱俊士弟所存者雙眸炯炯而腕力不堪爲主人作傭奈何

章世純大力臨川人遺稿

示門人劉士雲

與人居當有剩于温厚毋見端于秋冷死羊皮尚爲煖于人生人之情也不能爲温和于世乎

又

人者理之所疎情者人之所親故計情而可矣事之安心者其可行者也其忤心者其可止者也吳虞初曰孰爲天理人情而已事不合于人之心此不爲昧天絶理者哉

又

善惡之行有光有臭獬豸觸邪正見其光象嗅不直正聞其臭

又

富貴非惡也嘗以便惡貧賤非善也嘗以便善桀紂不爲天子安知不但恆人也蘇秦蔡澤不困厄安知不但庸士也

又

有金生者遺人牛羊以金冒角而衣之氈錦襲獻甫聞之曰此難以與世交矣過爲情數開多責之門此

其與人十金不當一金也。夫澗中之鮒盈尺而人以爲大。江中之鱣數尺而人以爲小。人亦以素分相索耳。

與門人饒子正

財者變化萬物者也。愚者在財而知。直者當財而曲。誠者在財而僞。此之謂財。

又

人當庇人。不當爲人所庇。爲人所庇。卽能自立。亦半人耳。庇人者。尙餘半在人。其相去遠矣。

又

家庭之接。當勉率禮節。以輔持天性。能勉強則自然者亦應之。夫詳于義數者。非獨旋飭樸心。亦將導迎不及。故節文所以習敬。習敬所以養愛。養愛所以成恩。若鄙樸而無章。箕踞偃仰。以蕩然于嚴親之側。親雖得親于我。不得尊于我。所以孝弟者。亦恃半而往者耳。故聖人多言勉強。少稱天然。

又

家無賢父。則不可復無賢子也。無賢兄則不可復無賢弟也。不幸無上不可無下。不幸無前不可無後。

又

人之論人。皆存己其中。譽人以賢。無以置己之不肖矣。故不肖必好誣賢。多得人之不肖。所以寬身也。唯賢者爲能廣因其類。夫賢之藉賢以寧己也。亦猶不肖之取不肖以恕身也。故君子多譽小人多毀。與君

子言天下必多君子矣。與小人言天下必多小人矣。

又

教兄而可以及弟後者。常聽于先矣。教子弟而可以及奴僕下者。常聽于上矣。

又

人生役役。馳而就死。非安而受其自至也。

又

神龍何德于萬物乎。動則務爲雨澤。虺蛇何怨于萬物乎。動則務爲毒霧。不爲恩仇。萬物皆有見使于性。其皆有不能自已者耶。

又

星卦等術驗不驗相半。鬼神之道也。不明之人。不有鬼神矣。盡明之。無以爲隱。亦不成爲鬼神矣。

曾文饒堯臣。廣信人。

問友人病

足下病不可求速愈。欲速。藥必過劑。爲害甚大。夫藥非能去病。能殺其勢耳。勢殺則駸駸乎不能終日。邪氣日衰。元氣日長。故病去而身安。否則元氣受傷矣。故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小毒治病。十去其七。常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不欲至盡也。肉不可使勝食氣。藥不可使勝元氣。夫老稚相反也。藥

病相反也。然而老過成稚。藥過成病。凡事忌盡。雖病亦須留餘地與之也。

與蕭伯玉

今人爲文。大約如屏幅。間架現成。但須糊裱耳。此文迥出蹊徑之外。然非深心讀之。覺平平也。

文德翼用昭。登岩。九江人。

與陳石丈

明月入懷。畢竟幽冷。不如朗日在胸。以赤腹投人也。

艾南英千子。臨川人。天傭子集。

答楊淡雲書

兄氣誼文章。無愧古人。弟不能以兄之行己自持。而能以兄之古誼發爲評衡。提揭後輩。使作爲文章。無愧古人。則亦兄所以自持之意也。兄之自持。以古道爲己任。朋友一道。於今始見五倫。計兄之志慮精神。糜歲月不以爲苦。弟之於文。亦復如是。妒者謗之。愛者憂之。然弟以爲制藝一塗。挾六經以令文章。其或繼周。必由斯道。今有公評。後有定案。吾輩未嘗輕恕古人。後來亦必苛求吾輩。使有持衡者。衡我明一代舉業。當必如漢之賦。唐之詩。宋之文。升降遞變。爲功爲罪。爲盛爲衰。斷斷不移者。則兄以爲今日置我輩於功乎罪乎。今將明吾道。必使吾輩文章推而上之。有祖有宗。與先輩大家合。又與聖賢合。然後推而下之有子有孫。若如今所推穢惡。勦襲空疎腐敗。其爲說也。推而上之。無祖無宗。伊尹生於空桑矣。推而下

之無子無孫吾見斯人之不血食也如是而猶欲謗弟疑弟此非待弟之過亦覺天下之小三百年國家之功令千餘年先聖之是非爲一輩無知者敗壞至此既無一人任之任之者又從而謗之疑之嗚呼甚矣今文定今文待二刻繼之房刪之後亦猶用藥者先用大黃芒硝瀉去腸胃積穢然後以參朮正其元氣房刪者弟之大黃文定文待弟之參耆也何人能阨弟而止之已付吳中大賈所呈兄案頭矣

陳宏緒士業新述人石莊初集二集鴻桷集恆山存稿

與馮躋仲

當世名流卓然足自表見者屈指不過二十輩其餘率多樊英殷浩聞其姓字或亦赫然與之狎處往往使人自咎其傾注之過

答梅惠連

江漢豫章之文世之竊其詞句者皆得以取榮名掇上第而江漢豫章能文之士大半偃蹇屈抑于泥塗之中仁兄引劉安以爲喻至謂安之雞犬皆得昇天而安反久滯於地上其言曲而中淒然足以感人

與巨源書

弟病猶昔但嘔血差少耳少則更可慮也昨始檢得故方以麻油炒東向女貞木嫩條煮酒服之小僮買麻油爲市賈所紿雜以桐油夜半食脘如爲鬼掌所扼俄而吐瀉交作沈疴既未得痊而虛服一碗毒藥薄命可嘆如此禮因昨已檢出此書若成當在朱子家禮之上家禮暮年乃就晦翁自云其間合禮會文

字。皆只起得一箇頭。欲望後來諸公勉力整理。今讀之。實多有未安處。年翁束荊炊薧之暇。正應用力於此。大抵期於今人可行。而亦不失古意爲善。如古不墓祭。而又有冢人爲尸之文。古居喪廢業。而又有壐室著書之事。古婚禮三周御輪。三月而後廟見。晦翁與其門人亦且笑之疑之。此等固應斟酌時勢以立論。庶不至託之空言。若二氏禮與俗禮。有可采者。俱不妨錯綜變化。以創爲因。如朔望齋。實繫六齋十齋之類。諸儒未見有行之者。年翁直以朝日夕月義引之。齋戒沐浴。使知迎陽答陰。達識妙想。遂令此事。永久不廢。昔張僧繇詣江陵天皇寺。畫盧舍那佛像。因並作仲尼十哲。明帝怪問。釋門內何以著儒僧繇曰。他日正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此殿有宣尼像獲全。弟固知年翁之微旨有在也。推此而冥器楮錢禮懺拜七。雖無益而可以厚吾親。俱宜盡情竭力以求無憾。況其未必無益者乎。蜡祭之致鹿與女方相氏之黃金四目。直是戲事。而猶相沿迄千載。其可以厚吾親者。反委之先王未聞。而遂以闢異端息邪說。沾沾自喜。何其悖也。望年翁悉破拘攣。觀會通以立教。俾盡仁人孝子之心。至於禮從宜。使從俗。與夫禮時爲大。戴記已明言之。古之日月。今之日月。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今之古禮。古之俗禮也。要於去太去甚而已。尊作原峽收藏弟處。茲以錄本附上。芋談師友類竟散失強半。致匡山先生士雲諸兄軼事不傳。甚爲悒悒。亦祈閒中續成之。

復嚴子岸書

弟北來一切灰冷。雖筆硯圖史之好。生平所不能消磨者。亦皆等之遺爪棄髮。不復流連。但耽靜厭鬧一

念。未免障礙特甚。乃知處喧無惡。涉事無惱之境。眞未可爲狂慧藉口也。中原殺運。未知何時底止。主上迪畏焦勞。殆同日昃不遑之懷。而普天類皆泄泄夢夢。江以北肝腦塗地。江以南猶復酣歌恆舞自如。以弟度之。劫數漸次相加。政恐不免及于我輩。此時惟有捍勞忍苦。衣粗食淡。力持忠孝。以挽回害氣。庶可感動天心于萬一耳。戒殺之舉。自是懺悔首著。弟已將仁兄所寄諸書。謀之同社梓行。當不敢虛吾兄之慈悲也。

再上司理李公懇辭薦辟書

捧讀台諭。仰識老公祖俯念沈淪。噓植不遺餘力。夫士爲知己者死。況重之以章服之榮。畀之以井邑之寄。宏緒非有胸無心者。何能不捐軀圖報。但宏緒家有八旬之母。小草一出。便不能躬親菽水之奉。而令長之職。又非他官可得給假借差者比。勢必六載報滿。然後得少伸定省之私。耄耋之親。風燭可虞。此其不能恝然者一。又先大夫暨先母殯於西山。宅兆未協。寢食俱爲皇皇。既爲王事驅迫。勢不能復顧私圖。馬鬣之封。竟無期日。春霜秋露。痛楚何窮。此其不能恝然者二。宏緒幼懷攻苦之志。濡首鉛槧之業。廢踏雋奇。輟餔尋異。積之日月。得書四萬餘卷。擬欲偃仰此中。竭其負山之力。勒成一家之言。雖不足鼓吹休明。亦庶幾稍存筆墨於人世。吏檄既來。著述遂廢。此其不能恝然者三。至於時勢極難措手。資格易以限人。則又宏緒之所審度最定者。伏惟老公祖之於宏緒。不減慈父之於弱子。輒敢盡吐衷曲。萬乞婉達於撫臺。懇其俯允辭免。感生成之德。更非筆札之所能盡耳。

與劉伯宗書

頃在明聖湖頗窮冷泉韜光諸勝留烟霞石屋一帶候仁兄杖屨東來不期山靈妒人夙疴陡發前驅至而弟已掛帆行矣有此良晤自應有此缺陷世豈眞有騎鶴揚州之人哉歸來百端併集參苓之力不能爭風雨寒暑之勞擬欲謝絕一切與老頭陀輩煨榾柮啜稀糜了此殘臘竟不可得只陶泓楮先生日遠日疎差減疇昔之役耳

上督師閣部書

曩者宏緒樸遬無似強項幾至殺身荷皇上出之縲紲復加錄用脫械之日匍匐謝恩於大明門退遂屏跡閉戶不敢一謁當世要路顯者閣下於么麼賤吏未有生平之素而惓惓稱城守徼勞不置伏念潦倒之人猥辱閣下注存如此又安敢以泄柳段干木自高及獲見顏色而閣下慇懃之意虛受之懷悉出賤吏揣測之外因是益忘其愚戇而欲有所盡言遂以請釋成侍御寶慈一事反覆甚力當是時閣下不以緒爲駑不曉事而督過之也應之曰某已具疏申救矣不得且復子姑待之緒出而告於諸君曰楊公誠非無意於侍御者待之而已今宏緒南涉江淮東浮苕霅又北崎嶇廬陽歲且一易寒涼再易暑雨矣有自長安來者問之曰成侍御已還杜後惠文否乎曰未也已出狴犴否乎曰尚繫如昔宏緒唏噓泣下不能自止已又問曰公曾有再疏三疏讜言危詞而力救之乎則又對曰無之於是宏緒不得不仰而疑俛而嘆夫以閣下之爵位聞望不應失然諾於厮養走卒豈至失然諾於一介之士必其連篇累牘而未蒙

我皇上綸綍之霈也。不然則造膝而陳。密揭而請。而外庭莫之或聞也。又不然。則戎馬之倥傯。軍儲之旁午。欲有所懇禱而未暇也。乃昨閱邸報。則侍御近又奉駁究主使之抄傳矣。閣下得君之專如此。每有敷奏呼必應。籲必俞。如此度閣下不爲力救則已。閣下果能讜言危詞。其勢宜無不可得之造膝。通之密揭。以邀如綸如綍之霈者。若夫賢士大夫之用舍禍福。其關係又豈後於戎馬軍儲。閣下誠有意人才。更不宜緩此而急彼。而使聖朝有瘐死直臣之事。然則宏緒數端之疑。俱爲無當。而閣下必別有所見。遂遲久未發。致追悔於疇昔之然諾也。閣下前此之申救。何其見義勇往。而後此之寂寂。又何其與初懷悖謬。而甘蒙不白於天下後世乎。昔正德中太宰楊公爲王給諫昂論劾武宗震怒。欲加以罪。楊力救得從薄譴。旋又上疏懇留。卒不獲命。未幾王公雲鳳巡撫宣鎮。貽書於楊曰。留王昂一疏。大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英州。不數年而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頃刻之筆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斥岳正。坎坷終身。極貪之陸布政。反超拜尚書。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書傳京師爭錄誦指爲名言。夫外調非囹圄之苦也。降遣非有鋃鐺桎梏之辱也。雲鳳猶以未獲超擢爲恨。其書詞嚴峻剴切。敵以下或不能堪。而鳳言之亹亹。太宰亦不以爲忤。已緒恆以是嘆先輩之不可及也。設遇淹繫之人。如侍御者。王公之言之剴切。又當何如。今卽杜後惠文之冠。未可驟還。而囹圄之苦。鋃鐺桎梏之辱。何至漠然坐視。此亦所謂在閣下頃刻之筆端爾。記宏緒幽拘之日。親見侍御處

饘不給。菅屨不完。坐一敝漏囚室。拳縮而讀春秋。率至夜分忘倦。頃宏緒叨沐浩蕩。鳥飛魚沈。且得竊升斗之祿。乃侍御繫逾兩載。不復知所謂人間世者。何形何狀。苟非木石。能不雨淚長歔。念宏緒報閣下之知。莫如此事爲大。輒敢不避斧鉞。踽而瀆之左右。閣下其幸毋曰。予方日夕從事戎馬軍儲。奈何以不急圖乃公。則幸甚。

與楊維節書

弟素時讀書甚樂。但苦病耳。然因病得暇。因暇乃得讀書。既已受其樂。豈可復辭其苦乎。生計蕭然。往往垂橐。亦復覺有少趣。何者。弟性不甘寂寥。阿堵在手。便思擾擾。若長此蕭然。實減無限馳逐。呂申公每至窘時。輒誦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之句。便爾逌然。願與台兄共受享斯語也。閉戶之餘。緒閱諸集。見所載古人得意著作。求之不得。每至負痛竟日。台兄居金陵四達之地。所獲秘本應多。幸有以示我。傳台兄留心經濟之書特甚。有可開豁胸智者。當以其目相聞。大抵諸子百家。稗官小說。偶爾紀載。類多裨益於用世。彼分門別戶。抄襲陳言。號爲經濟書者。反未必有補於經濟也。何如何如。兵家之書。劉歆別分一畧。古今最難措手者。惟有此事。台兄得其著述幾何。雖方畧不必仰借於故紙。然亦不能不資其觸發也。宋吳武順王璘所著兵法二篇。弟求之累年矣。望台兄多方覓之。弟自三月以後。以病移居遠郭。所假小齋頗佳。湖光與天相併。草色與烟相亂。雲來几上。樹入簾間。大足供我嘯傲。弟得徜徉此處。而賤恙猶未見有霍然之勢。甚矣二豎之頑也。

傾仰龍門。積有歲月。值干戈滿地。山河間阻。私念生不逢辰。於人世一切俱已久置度外。惟寤寐所服膺如老社臺者。庶幾得一瞻望眉宇。雖九死而可以無憾。今時勢如此。瑣瑣寒畯。何由裹半月糧。拜大君子劍舄於數百里之遠。以慰夙昔調饑已。念古賢士相與不得見其人。則或假之尺帛。托之郵傳。以通其綢繆繾綣。而老社臺方居周召之任。當軍旅之衝。又安得以餘暇而賜筆札於所未謀面者。某又安敢以潦倒閒人。冒瀆典記。自傷大君子之門。遂不復有鄙人之姓名矣。乃者手諭自天而下。疊疊千百言。高情雅誼。淋漓楮穎。老社臺垂念於蓬蒿賤子者。何其敦以切。崇以至也。自非木石。安能不感佩而泣下哉。捧誦迴環之餘。謝何能盡。古文一道。作之難。而知之尤難。丁敬禮致嘆於後世之知其美惡。較不如其自知之深。曹子建詫爲名談。敬禮文不傳於世。誠未辨其美惡何如。然其唏噓嗚咽。顧影自憐。要必有酣適於衷。而形之舞蹈者。豈遂無片語隻字之可垂。而後世竟寂寂無聞。則無怪其低徊傲睨。而長太息也。古俠烈之士。感知己之恩。至于陷胸斷脰而不恤。其所懷者。或性情之相合。或議論之偶同。遂以爲不可再遘於天壤。乃若文士竭百年精力。潛心濡首。以期有所表見。而要眇之音。不獲鍾期之賞。奔軼絕塵之步。不邀九方皐之盼。則亦徒然攻苦而已。然則文士之致感于知己也。豈特如俠烈之士云爾哉。今得老社臺主持選政。一時作者。眞可快然於俯仰矣。吾鄉自千子茂先巨源而外。尚有賀可上之宏肆。丁士奇之簡樸。陳伯璣之秀潔。劉痛子之奇快。周白山之酣暢。康小范賀子翼之高爽。今其人或存或亡。亡者既已荒煙

冷霧存者亦復風絮雨萍無從覓其集以寄而茂先雲將原刻久已化爲煨燼舒魯直褐塞軒稿亦歸烏有曾聲伯名裕者聞其藏稿盡爲土寇拋擲溝泥武子遺文亦不知尙有存否諸君幸而早逝幸不覩十餘年來兵燹之酷烈然其殘編亂帙蕩然零落無餘則又不啻委七尺於兵燹也氣運漸轉道路漸以通達當把弱翰賁側理問諸藏書之家冀有所得卽抄錄馳寄但不能限之以日月耳得讀詩話樓佳刻神魂已繚繞於樵川莒溪況台命肫篤如是敢復如曩昔憚數百里之遠而不一泥首於棨戟以抒其仰止耶天啓中敝友曾堯臣一日忽從鷺洲駕舴艋詣會城茂先問其來故曰吾思楓亭荔子急往圖一飽噉時已近秋闈諸友競挽其船相尼堯臣乘夜靜解纜遽去竟不及與試事堯臣以一荔子之故而高致如此今有人焉詩則仙掌玉露文則蓬島蘭肴曠古所不數見而枵腹之人不一醉飽于其側無以對吾堯臣于夕夢矣拙刻附正胸次萬端嗣圖縷既

與黃俞邰

開緘如讀古人之書也甲申之後吾見亦罕矣僅寧都溫伯荒兄差堪與俞邰項背然亦孔明所謂未及髣髴之逸倫絕羣也收採異書正鼎革之際要務然須如漢武帝宋太宗以萬乘之力乃能聚其所好孟蜀之毋氏宋之歐陽子趙明誠要終不能敵也易詩春秋語孟沈酣其中游泳其外一生用之不盡此實實反而說約者幸勿以爲老生常談也虞山錢先生古文爲當代第一藏書聞亦冠東南頃乃亦燼于阽隧豈張司空所謂積油萬石自然生火乎鄭所南心史越四百年而出于井中物之精英必有光怪故魯壁

無書則已。有則必爲絲竹鐘磬之音。汲冢無書則已。有則必不待發而出。豈非所謂石沈海底。火性千年不滅乎。悟此則蒐輯遺書。固後死之責。卽不網羅放失。亦可以無天喪斯文之懼矣。如何如何。

再與樸園書

戊子之變。某避地於西山之烏晶。右臂爲石所傷。每一痛發。輒視寸管爲丈八矛。知己恩深。竟不獲以塗鴉惡札。布悃誠於掌記。悲酸何極。然清夜終不能以自安。聊復扶痛作此。惟老社臺鑒之。踶誦佳句。高奇秀逸。兼右丞少陵之勝。數百年所未有也。安得盡發枕中之藏。日坐臥其下。庶幾少有進益。不能不翹首於五雲耳。某自乙酉入山。輦載所藏書不下數萬卷。鐵騎一來。屯劄於敝居石河。一勺一粒。一絲一縷俱盡。而所藏書悉被割剝撏扯。裂作紙甲數千。煤痕丹點。離離駁駮之背。餘以支枕籍地。數萬縹緗。淪於一旦。生平所輯有明文類抄一書。三十年訪求於南北。詩文羅網幾盡。卷帙與文苑英華相等。今亦付之流水矣。又以諸經自大全注疏之外。凡文集語錄類書小說。與歷代史傳發明經旨。爲先儒所未及者。廣搜旁摭。匯爲一書。易則附以古法。詩則附以鳥獸草木考證。春秋則附以傳錄異同。如陸淳以克段於鄢爲鄙。石經以齊崔氏出奔爲崔天之類。禮則補所未備。如汪寬經禮補逸之類。其鄙見稍有管窺。亦論次於後。今僅存易經備考四册。又復失去。繫辭然此四册。頗有可觀。欲乞元晏片言。托以不朽。先此預白。異日褸被延津。當長跽面請也。此外尙有雜著數種。滄桑以來。饘粥不繼。苦不能覓人繕寫。呈政。悵悵如何。衆香兄遂作古人。爲之雨淚。密之兄蹤跡杳不相聞。今當無恙否。念之念之。武子令弟不識存亡。此兄竟無

一綫之傳。眞可憫也。昭武偶有兵噪之變。道路復梗。稍俟寧息。卽圖造謁。率謝不既。

傅汝舟遠度江寧人。有遺集。

與廖傅生

夜來寒月皎淡。望水簾月色同化盧花。入枕但聞淅瀝葉響草聲。疑雪疑雨。終莫能定。夢去猶在水晶國。糶糴千百顆招涼珠。

尺牘新鈔卷之四

張九徵公選.京口人.

與王阮亭

三日夕讀大篇.幾成不寐.淳于之歎子建.李密之遇秦王.氣奪神疑.莫知所以.竊怪諸名士序言.猶舉歷下.瑯琊.公安.竟陵爲重.夫歷下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調.皆後天事也.明公御風以行.飛騰縹緲.身在五城十二樓.猶復與人間較高深乎.譬之絳灌隨陸.非不各足英分.對留侯則成傖父.嵇阮酒.非不骨帶烟霞.對蘇門先生則成笨伯.留仙之裙.霓裳之舞.非不絕代.對洛神之驚鴻游龍.則掩面而泣.屋漏之痕.古釵之腳.非不名世.對右軍之鸞翔鳳翥.則臥被不敢與爭.然則明公之獨絕者先天也.弟知其然而不能言其然.杜陵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此十四字足以序大集矣.自題丙申一篇.全身寫照.睥睨前人.公安滑稽而不典.弇州工麗而不遠.竟陵取材時文.競新方語.既寒以瘦.亦俗而輕.何有于諸聲麗則乎.明公徵言獨有千古.諸名士猶囿七里霧中耳.京口題名壁上七則.造語似酈道元.而逸氣仍屬青蓮.弟欲歸分嵌各山麓中.老公祖世傳墨妙.肯以大襞紙揮灑.使與貞白蘇米分主諸山乎.柳子厚愚谷小記.寵惠粤西.子瞻月夜泊舟石鐘山.遂寫其情狀.第爲柳與黃之人者.無辭于樸遬耳.所有緒言.副之別楮.

與陳伯璣

兩月未得荔公信。輒爲彈指詫異。過京口時。弟適入鄉。未及把臂。有社翁追隨調謔。覺交道猶在人間耳。諸湖上主人面目嚴冷。王遂東所云。一味做官半言難入者耶。王于一忽然客死。遺文散落。不知有收拾者乎。此亦老社翁之任也。弟嘗謂世間有最不可解事。徽賈西商。啖名慕貴。輒挾行卷詩集。丹黃梨棗。潤飭精工。不一二行。令人狂悶嘔吐。而窮巷著述。鴻文鉅章。求一授梓。渺不可得。沈于寒烟。沒于覆甕。才鬼無靈。文章無口。自唐宋以來。不知其幾千百人矣。造物者何不愛美好如此耶。于一集櫟園曾任之。弟亦以託之貽上。唯先生留意。或同顧與治作一集。如何。歲杪旅次冗惡。接台札。如沃我于梅花樹下酌中冷泉也。附謝不一。

董　黃得中華亭人

答吳錦雯書

自別西陵。時懷季重。尺素三年。已置石頭城下。相思兩地。僅存明月詩中。何期雲間之鶴。忽墜瑤函。原上之鴒。載唧嘉命。坐對季方。如逢陳紀。交歡文若。展憶慈明。但令乏臨邛。徒勞馬卿之轍。人非細柳。空羈劇孟之車。況乎田蚡坐上。但有酒人。彭寵幕中。從無俠客。恐敝季子之黑裘。無補莊生之涸轍。則敝邑之羞。亦良朋之恨也。至於劫灰未盡。茸城之荊棘參天。羽檄交馳。滄海之烽烟匝地。機雲池館。鶴唳空聞。王謝樓臺。燕巢靡托。此日青閨。已經蝶散。當年紅粉。半屬塵銷。縱有徐吾之妹。百鎰莫睹其容。僅存宋玉之鄰。

千金難令其笑。足下情同穆滿。空想赤烏。才是子桓。徒懷絳樹。倘念綠珠。可貯眞珠百斛。如迎碧玉須將趙玉連城。但恐白頭吟罷。未計茂陵之聘。桃葉來歸。空佇秦淮之渡。寧敢賓戲。聊代解嘲。

盛于斯 此公南陵人。初名錢。字鏗侯。休菴遺稿。

與減齋

後世非無說客。無說主耳。試看列雄縱橫時。其一代人品爲何如。若今紈綺兒讀國語史記。且不能句讀矣。尙何說哉。

與力園

方子春散樂一部。遺棄東海中。世竟失其譜。爾後琴師所傳水仙操。實不過于客窗環珮。同蓼子耳。獲足下天琴一選。何必住蓬萊三月哉。

與金冶王

斯福薄不敢妄及。願此生得一少年。如張緒衞玠王子晉。能飲一斗不醉。得一老緇老黃。能痛飲酒。記天寶遺事。得一遲暮佳人。能歌離騷。舞三尺劍。醉誦南華秋水篇。如此十年。則少年者且髣髴矣。老緇老黃亦欲各求出世大路矣。遲暮佳人。亦欲尋到頭伴侶矣。斯何人敢不辦画行裝束乎。世態如此而已。生平如此而已。

與傅遠度

貧者士之常。此是爲范史雲作解嘲耳。

與吳賓賢

歌不必定要遶梁遏雲。但要得當年作者意。或喜或怒。或晞噓或慷慨。或低徊婉轉。宜各悉其態。不然。雖子夜玲瓏。無取也。

與周園客

學問越遊越長。古來自經傳以及子史。原不是屋底一個說的。

與汪舟次

奇書古搨。不遇賞鑒家。寧落咸陽一劫。

倪元璐玉汝。鴻寶。上虞人。家會稽。

答卓蓮甸

得半日閒。周讀枕秘。天下文章。盡於此。本難名頌。客又贅人。總之不欲以世手雲雷之形。唐突彝鼎。惟當小鳥發明。比諸陳師錫則已耳。然猶冀放限一月。容到家小了塵件。即爲之。遂是入山開宗第一章也。大章之逼漢人。在其神骨。或望其氣。以爲眉山。此盲人也。感至愛欲于無揀擇中。稍形去取。竟有不能得失寸心知。台兄豈當以我爲佞詩及各體悉作是觀。

又

頃凌遽東渡。不得小俟高軒。歸來夢尋未至迷路也。台兄文心道韻。氣幅才條。自吾眼中未見其輩。聚元璐等百餘肝腎節骼。鑄不成蓮甸半毫。此人人之言也。若夫聲分投合。亦關緣會。菖蒲與茆。皆爲奇嗜。然人必以劉邕爲譏。無有議姬文者。由此言之。元璐幸甚。蓮甸定受元璐累無疑耳。尊臺獲如天書法藏。緣過江松楸方了。又爲兒輩經營娉娶。塵勞萬端。金陵之約。以此愆稽。廿外有舍親史維城原寓金陵者。暫歸復出。當使奴子隨之晉候。並報隆命。郎君龍文始變。盼睟沖飛。世稱三蘇由此耳。附去張太史史論一套。吳叔大墨精一函。此亦佩刀之義。引賀郎君以良史材翩翔子墨之林。當爾時寧忘斯語。

王猷定（于一南昌人。遺稿。）

答周減齋

風雅之在今日。危于一綫。先生以苦心積學。上溯有唐暨漢魏屈宋。又進而三百篇。窮源星宿。書篋几杖外。殷然留金石聲。若寡昧如定。束髮有志。白首紛如。連年貧病交纏。心血枯耗。且每對古人。益不敢輕下一筆。自悟三十年讀書。方悟慚愧二字。承示大業。鏗然鍾呂。而欲以糠粃爲導。可乎。適由家問至。骨肉死喪。慘傷肝脾。而又不敢重違大君子之命。勉作數語。著穢佛頭。惶悚甚矣。

唐　堂（肯堂。叔升。金谿人。祥符籍。遺稿。）

與高康生

塑像之法。鼻不厭其大。而後可減也。目不厭其小。而後可增也。文字立極如是而已。

與馮伯宗

伯敬柬友夏曰。曹能始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亦是名成後不交勝己之友。不聞逆耳之言所致。而近日范仲閹又謂自詩歸行。無一人敢向伯敬言誤。伯敬不淺。此非名人遞相誚也。人苦不自知耳。

與減齋舅氏

舅氏之明達俊偉。宜救八閩之艱危。毋圖一身之貴秩。宜秉正而自持。毋隨人而作止。宜以豐功令望。可輝耀於天下者自期。毋以高爵厚祿。可誇詡乎衆庶者自待。此非特區區之私望也。凡事利一身而有害於千百人者。身雖利子孫必蒙其害。利千百人而無利于一身者。身雖不利。其利必歸於子孫。舅氏宜深念之。勿謂甥迂論。

與吳冠五

詩文工拙難言久矣。其要大率以虛字活句斡旋。則入目易。以實字板腔填積。則成章亦拙。曾聞蘇文忠見諸子謀業。凡虛字少實字多者。必塗抹擲還。此爲文之法也。願與足下共志之。

與周雪客

牡丹畢竟以長幹豐葉者爲佳。今人求花之大。而不顧其幹。有幹不滿尺。而花過尺五者。此中人以爲勝。弟謂天下事豈可使根本弱于枝葉哉。花人面也。幹人身也。譬于以美女豐盈之面。加諸三尺之身。見者且怪其臃腫矣。故畢竟以幹大者爲佳。足下以爲然不。

與程石門

等閒緝綴閒言語。誇向時人喚作詩。昨日偶拈莊老讀。萬尋山上一毫釐。此唐祐讀老莊詩也。每見詞人自矜一藝。頓忘天地之大。眞爲可恥。吾輩不可不自警也。

卓發之左車。一名能儒。字無量。一字蓮甸。錢塘人。

上葉曾城師

以眞正命世豪傑如師臺。不令主持國運。而困之丘壑間。每一念及。輒爲寤辟號呼而不可止。某流寓南中。爲背城借一之計。乃三折肱兩折足。兼而有之。因思天下精誠之極。可以貫金石。孚豚魚。不平之鳴。可以呼父母。訴上帝。惟文章中不白之冤。至于魂離魄散。委棄溝壑。而不可以告人。此天下至痛。而乃有行誼較然。可以照耀天壤。猶未免爲世所疑。如台臺者。又于文章外增一種痛哭情事矣。

與顏開美司理

聞子宓弟作古。則尤深憾于造物也。追思少年同學。此時已有爲名臣鉅卿者。有自揆輔而林下者。子宓才具。猶當橫駕其上。而雲泥判絕如此。然其中亦有老死未遇者。有纔一擢第。而輒蓋棺者。有詔獄而死者。有褒鄶崇祀者。不獨榮悴生死。有如飇塵。卽妍媸好醜。亦千載曾無定論。靑史衮鉞。與市井小兒。是非大畧相類。則又不覺破涕而笑也。

與丁叔潛水部

音塵銷滅。又更兩載。今春歸省。過化城舊館。闃無一僧。頹檻敗瓦。荼荒榛蔓草間。頗有稷苗之悲。舟人指水一方。已屬他姓。庭樹寂寥。枝條欲折。大署今日。罷穿鼠竄。烟鑿露泣之地。皆我兩人同年花朝月夕嘯歌寤宿處也。昔之所樂。今之所哀。人言聲無哀樂。此地亦當無哀樂爾。昔日紅顏。半就衰老。且有墓木蕭蕭者。市上少年面目多不相識。雖鐵石作肝。能不銷鑠。自非皈心西土。逆旅此邦。不能不閒思往事也。

又

弟寢處此中。逃名剗迹。置身才與不才之間。尚不能以楔櫼自免。何有于楩楠桔梓耶。無論天步艱難。無能爲煉石之補。而性與物忤。動輒見咎。鉛刀眞不能一割。老驥眞不堪先駕馬也。仁兄所云。無乃類山公之引用叔夜耶。然叔夜尚自慚孫柳。而弟神棲安養。更欲向孫柳頂上行。無煩以腐鼠相嚇也。

與金臺法師

計向年聚首時。亡兒纔十五齡。嗣後亡兒方墮落名場中。今又十五年矣。我輩一緘未達。已歷過少年文人一番生死。朝露夕槿。不足爲喻也。世智辨才。都成障難。自此恐遂淪墜。大法王將何以津渡亡者。令其一種淨域生緣。若止超生人天。非所願也。

與管乾三

學道如逆流之棹。進寸退尺。光陰如順風之帆。瞬息萬里。是以累卵之危。而幾上天之難也。今狂禪棒喝。欲遍天下。每思乾三爲東注之砥。空谷之音。乃自丁卯倚公一函之後。未得復通。今尺素再達。顏面未覩。

而兒輩馬塵駒隙已歷一世苦海中便如促一劫爲一日乾三踞師子座而建大法幢自可于此中延一日爲一劫也

與李太虛太史

世宙蕭颯人間可哀士生此時如歸花落葉無所棲托台臺以一片至心熱腸宏獎風流策引後學凡荷青眼一顧不啻廣廈萬間非獨林宗子將而后罕見其儔竊意尼山之轍鹿苑之輪止是千古熱腸一種度世博愛之意不能自已故有如許棲棲皇皇蹈湯赴火之態若如世間人只作自了漢不但世界無與撐持而從來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寥廓如在遠行者其將以誰爲歸宿耶得台臺卽起而當國以旋轉氣運則斯世尙如月之未晦歲之未暮也聞南藏已印就台臺以命世之宏才千秋之大業探本于無生之妙諦非止苦寢中以此爲夜壑之寶筏抑亦調焚時可以當昏衢之慧炬也昨過姑孰以未得追隨杖履爲恨數詩附呈郢削

與某

近方彙集散佚諸藁先以一卷求正乞爲一一評騭指摘瑕纇以當負劍辟咡之詔庶不負親炙宗匠一番耳但台臺方嚴提正令以告天下自彭澤輞川而外不著一字青蓮少陵判屬別教長慶昌谷擯作邪因而門下士乃有離奇輪囷不中繩削者詆之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狂醒而不解將無棄置道傍而不復顧視耶倘哀其墮坑落塹爲說大總持以擁護而提獎之自當令夢瞪者皈依耳

與湯海若先生

某年十齡而得讀先生經義。至唾震澤毘陵爲腐儒。又五年而得讀先生牡丹亭記。至與楞嚴共函藏之篋中。與同臥起。嗣後便索玉茗堂集讀之。每讀一篇。輒下酒一斗。迄今又十年矣。常欲一命豫章之駕。如趙至之狂走亡命。而索叔夜于洛陽。乃經歷多難。假蹇名場。羊觸狼跋。蹙蹙靡騁。至今遐想風器。媿彼童子之求倨。何以忽膺齒牙餘論。有林陵珠樹之語耶。遙聞聲而相思。非後學所敢望於先輩也。昨秋蹶足燕市。今復轉徙白門。頗多悲憤之什。令其先不佞而見先生。竊以國朝詩人。王李諸家。如桃梗土偶。石女木童。畧具冠簪面目耳。會稽公安。乃欲日鑿一竅。而濫觴浸淫。如徐孃多情。感人益薄。然則二百餘年。風雅大家。不得不推先生。若上自周秦。下迨漢唐。其中曠世文人。世所誦述。以爲宗祖者。某不敢以此中位置先生。蓋某於此中。每每踩躪如宿莽。其魂銷心折而不能自禁者。大半淪落不偶。當世唾棄。以爲不解之物者也。倘以先生爲古人。則以先生而踵古人之後塵。此賤近貴遠之論。與東家之譏正等耳。某乃誦之先生。乃受之耶。蓋自商周秦漢六朝唐宋。無不各標一代之奇。各極一人之致。而必欲爲古之某某。是欲以生王之頭。而易死士之龍也。夫雜劇效元人之顰。猶必爲新聲創調。經義效宋人之顰。猶必爲微辭妙義。不欲襲填詞之舊句。宿儒之陳言。而況登千秋之壇坫。震一代之聲譽者乎。某竊不自量。欲一洗從來世代升降之陋見。爲文自出手眼。直抒性情。以幽憂之疾。成感憤之言。因危迫之緣。發廣大之願。而舉世無可告語。一求證于先生。夫特達之知。千古所難。而根柢之容。壯士所恥。遂復以此自通。薊邱一集。乞

芟薙擲還。昔人所云附青雲以施後世。固是名士一障。但物類相感。每如磁石吸針。魚形叩石。則今日訂正拙集者。非先生其誰歸。

與洪戴之

弟以老生落第。最是人間苦諦。然堇蟲習堇。翻不覺苦。年年被放。只是春闌花墮。秋深葉隕耳。

與黃海岸公祖

以祖臺現宰官身。行世間法。握如意珠以濟人。駕大寶航以拯溺。一切人天。凡有希求。無不饜足。而寒家奕世沐浴膏澤。如以鼷鼠而飲恆河。尤覺腹中充滿。然他人施恩猶可圖報。若祖臺則施者同于夢幻。亦令受者等於泡影。或卽以六如破除三有。是則名爲眞報恩乎。今方開堂出世。諸老如麻似粟。而魔胥熾然。莫可救療。方擬追隨祖臺。作塗毒鼓前摻撾之吏。足令諸方聞聲者喪身失命。乃遄歸白門。留此願王用竢異日。遺墨數卷。乃亡兒精靈所存。今以付之梨棗。如聚斂魂魄于蒿里也。祈祖臺以法語爲元晏以不思議力之言說。而爲世智辨才之津筏。向蒙慧劍割削一過。如集龜毛爲城。而攻以兎角之梯。今乞法音唱嘆一番。如聚空花爲茵。而照以水月之光也。非眞正出世人文。安能卽文字相。而空諸文字乎。幸卽擲來。以慰跂予之望。

與薛歲星

網羅放佚舊稿。復得二册。皆亡兒手跡也。今卽以哭亡兒文併入。此中字字皆成血淚矣。弟文向來如漢

水沈金。亡兒則竹頭木屑。無不爲我收拾。然可留者未必存。存者未必可留。是以未見令人思。既見輒自憎。今又以自傷不復能展視矣。或中有一二差勝者。仗法眼揀出。其餘盡汰去可也。亡兒得大傳便足不朽。如獲返魂之香。尸解之藥。枯骨都有生氣。尙欲求輓詩數首。便當彙作一集。數日內專候擲示。即歸哭亡兒矣。

又

欲求大筆爲亡姬作一誌。用以塞悲。正斷腸時。胸懷亂不能理。不得不稍拈事實。以供採擇。筆端未免亂如復亂斷如復斷也。幸暫謝一日之牘。以成千秋之業。感當奚世。

又

自去秋小兒歿後。弟游故鄉。如入荒村蔓草間。今此中一席。復失偕隱之侶。如良朋宴會間。忽然離席破座。中宴散去。主人安能復舉巵酒自娛樂耶。遂不得不變爲一瓢一笠之局。自此與仁兄接麈連袂之遊。又不可屢得。或當如王裴之仙遊。瞥見于櫻桃園畔耶。亡姬一誌。乞以天劇神鐫手別鑿世界。使我驚怖震慄。庶可奪卻悲心耳。

又

大兒遺文。欲求仁兄芟薙一過。成就亡兒身後絕快事。酷暑中。對靈幃前。遡次兩世哭窮之文。此何等胸懷耶。然欲焚棄筆硯。不得不耐此一番苦毒。刻成即置高閣。不復著眼矣。

與徐野君

弟流寓此中大類少卿入胡殊無桑梓之樂恨不得時與足下揮麈而對乃於佳句中得接言笑似於井州客舍復覩咸陽風氣耳

答葉曾城師

文章自有定價而遇合則有機緣昔人多作此論若今師臺所云似乎利鈍之途亦有可據而就某横計則謂是非之案亦復何常即如千古文人之文舉世奉爲天球拱璧者我輩或視爲芻狗而我輩意消心死者世或蒙蒙不辨也故云爲文而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則豈獨利鈍不足憑雖是非亦無定論又若此矣此莊生所以標齊物之宗釋氏所以作平等之觀也

又

師臺下訊葛蕘出自至性蓋古大臣風非千秋文人所及也乃不肖生平讀書如曠埜看月止領略其光明照耀處耳非如照公于章句留心所謂摘葉尋枝我不能也或過于芟削則有之若諛人則從來無有師臺近作以聖賢而爲英雄之文庶幾乎荀卿子矣倘其中果有蟾兔之缺則知無不言若小小故實未確字句未諧則但以簡點之責屬之照公可耳或牡而黃或牝而驪此一種淆訛處相馬者本未嘗見非與照公有諛直之異也

與倪鴻寶先生

小集乞塗抹一過若薙氏之芟草向來東語西話久已蕩爲飛塵偶爲亡兒撮漉復成聚沫既執鞭弭以望接引定不希假借避斧鑕也倘師臺不暇著眼便當摧燒之當風揚其灰耳此外亦誰可告語耶

答寒氏姪

昨艾千子來云後進嗜古而學力不純生吞活剝如一片古錦中未免雜以新布余指所衣葛答言金壇之布正以純葛爲貴若雜以纖素雖美弗尊此又於千子所持下一轉語今寒氏新藝必能上逼商周爲千子所推重如古純錦又必能直抒性情爲余所推重如金壇純葛方免近時陋習耳

家書

男生平每以人力奪造化此造化所忌也當其人定勝天未嘗不足斡旋缺陷然東邊斡旋西邊隨復崩裂斡旋甚小而崩裂甚大不如安坐而聽天爲得也

與大兒書

古來功名之士功成名遂而身不退如淮陰文種同是世所不滿卽醉夢汨沒于富貴場中而老死牖下亦非英雄所甘其必以子房少伯一流爲可願矣當其爲赤松之遊駕鴟夷之棹沼吳滅項之事已如雲烟過眼不可復問然則做卻一番與不曾做卻一番究竟有何差別何不一往竟作赤松鴟夷則吳之沼與未沼項之滅與未滅亦總如夢中饑飽杯中勝負現在且不可得而況過去耶倘謂遇合遲速不同不妨需以歲月待功成名遂而後退不知此語耽悟卻英雄多少若自今以始猛與一刀割斷此眞勇烈丈

夫非將相所能爲。翻覺子房少伯輩迂迴逗留。多卻幾許閒事矣。

又

眞實探取最上一乘。則善惡亦無定論。如人之君子。而或爲天之小人。造諸善業。而反多諸過患。故雲棲詩學道無倖屈。余謂功名亦無倖屈。不獨功名無倖屈。而文章亦無好醜。不獨文章無好醜。而自性亦本無善惡也。若得以鹿門眷屬。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便是千古第一家庭樂事。何必隕涕啼血。如鸜鵒相向耶。

又

古人言生子才俊。未必可喜。此是何意。家有才俊之子。是人生第一可喜事。何爲反有此言。時時回想此言。則一切矜誇自喜之意。爽然自失。只此便是得力處。無竢他人策勵也。又當知此。乃眞實傷感之言。非是愛彼愚癡子弟。正向才俊人頂門上下一針。睡夢中撲面一喝。迫拶他再進一步耳。

與羅瑕公

茶記韻絕。可敵坡公酒經。弟勸駕而成千秋之業。亦虎邱之功臣。山中人得依法採焙。自此可療林樊渴疾。瑕公又螺髻之開山也。連朝有悶絕事。非一旗一槍所能戡定。枚叔能來。此以要言妙道說而去耶。

卓人月字珂月。錢塘人。蟾蜍集蕊瀾集。

答啓日至

所諭西江金沙之異同。眞足片言折獄。弟魯鈍之人。聞諸君爭論。如牀下之鬬。不辨蟻牛。天首所飛。罔知鳧乙。矮人善笑。聾人亦善笑。弟以此二者自居而已。

答曾弗人

人月讀台兄之文。慕台兄之人。蓋十年于茲矣。不自意其得交于高弟子王無擇。遂得領畧紡授堂全集。且幷其形容之巖巖。聲咳之嶽嶽。而留連于耳目之間。蓋又三年于茲矣。然猶以爲有閒也。倩女之魂。一在牀上。一在舟中。未至堂上。未得合而爲一。乃于今之夏五。忽無擇攜手書至。當其出於無擇之手。入于人月之手。則人月與台兄之魂合矣。夫而後喜可知也。徐而讀之。則不徒爲驚世駭俗之論。而務爲切肌刺肝之言。抑又何弗人之于我深也。夫今之時文。則予已知之矣。今之爲時文之人。則予既已知之矣。何忍言。何敢言。又何屑言。其言之卑者。爲饑鷹相附之態耳。其言之高者。爲鬬虎不下之局耳。且夫天下之事。其可爲者正多。文云乎哉。卽文之一道。其可爲者正多。時文云乎哉。乃不顧一代之功令。不惜一生之精神。濡尾滅頂。而爲時文中趨炎倚勢之小人。濡尾滅頂。而爲時文中好剛使氣之君子。則吾不知其可也。善乎仁兄之教月曰。時文古文一切置之。而爲母氏行略。綴一言于後。夫時文古文同醉同濁。孰能過而問焉。求一片清醒道場。庶幾在詩耳。抑詩獨非文乎。介子推謂其母曰。身將隱焉用文之。今弗人將出而用世矣。文曷可少也。萊子之奉親也。上堂詐跌爲小兒啼。有啼則有笑。有謳吟矣。則文之以詩。又曷可少也。弗人試舉人月之詩。踧踖于母氏之前。其爲嗅殺之聲。可以失聲一號者有之。其爲嘽緩之聲。可以

破涕一笑者有之。他日者人月命千里駕。升堂拜母。母勞之以酒曰。是吾曩耳其節孝歌者也。當此之時。又豈但吾兩人目不相識而聲相聞者。握手歡然若故舊而已哉。

與薛諧孟

弟昨歸時。所持仁兄詩古文詞。爲表兄沈魯餘見而心死。遂欲一識荆州。以慰宿願。魯餘四始之業。久已奪旗蜚弧而先登。且又具正平北海之氣宇。自許非小顧獨折節于大匠之門。蓋交亦有神。不自知其所繇然也。仁兄磁珀在手。豈曲針腐芥之是取。若魯餘者。其亦可以當高賢之一顧矣。爲是附緘。以致先游之意。誠欲使莊孟忽然相見。爲士林一快耳。非有他也。

與辛帟

凡人作詩文。無論佳惡。其識想所結。必有一種輕熟之境。當其作之。或異時異地。示之或異人。即有重複句意。人都不覺。并己亦不覺矣。昔吳王僚初見子胥。與之語三日三夜。詞無複者。今人著書盈尺。尚不足以供他人三日夜之讀。豈可漫不簡點。正須出之不窮。如鮫宮珠。又能一見不再見。如麟角鳳毛。斯爲可喜耳。

與吳來之

盈盈一水。相隔不遙。而以所居僻陋。鴻便甚希。久不獲布一語于左右。然弟生平廓落迂疎。當其不言。胸中未嘗有不可言之言。及其既同而言。亦無以加于未有言之初。此雖與吾兄交甚淺。而亦于有以知其

深耳。

陸彥龍驌武仁和人。

報茗溪吳舜舉書

前玉昆旦生丐僕序言。方在潦倒。凡有所需。概爲謝絕。獨以諸昆懇懇。誼不得辭。聊敍湖山宴會。率爾成篇。不事溢美之言。諛諂之辭。天性然也。頃見弁刻增易數語。大異元藁。陳思敬禮。相爲定文。古人之風。豈可多及。雖出雅意。使僕掩其本醜。增所借輝。然粗絺疏綌中雜以純錦。反傷質素耳。幸爲釐正。於計甚善。不則擲元藁還之。王荊公不妄狥人之請。以瑣事增入誌銘。與僕同意。況文匪三都。吾慚元晏。亦毋事此紛紛也。爲傳此語。不罪不罪。

報鯤庭書庚辰孟夏。

南溟一徙。爲吾輩吐氣。聞之喜動。非特不寐。今上特擢新賢。振古隆典。以足下之才。夙夜講究經濟大略。自足鼓動風雲。上感夢協。況平臺便殿。時時接對。在廷諸公。平日寨默不得言。此正建明得志時。足下勉旃。僕且旦暮望之矣。黃石翁近事若何。石翁洶內人望。朝廷丰采所屬。當事眈眈。願得而甘心者。乘此間相與引繩批根。脫使非意羅織。致起大獄。如東京鉤黨時。係天下安危不小。僕等束首草野。亦日祝天王聖明而已。別後潦倒支離。猶賴有同盟伯季。時時過從。痛飲高吟。因念足下獨留京師。拜政之餘。自當肆力詩古文辭。遠追建安。近逼嘉靖諸子。雖非時所急。然以英雄兼才子。差足豪耳。有所述作。郵以示我。幷

國勢治亂倚伏。人士進退大略。悉以語我。

報雪川吳旦生

屢辱手教拳拳。連篇累牘。不卽答問。以僕鈍質不支。兼疎懶成癖。嵇生七不堪。竟坐其六。其一惟不能搔蝨耳。所屬大集一序。忽忽數閱月矣。然僕臨文之際。亦坐是懶癖。又竊自迂怪。值興則日可十數篇。詩數十章。然當機應塞。嘿嘿索叫呼。日數十輩。如催科責負。益厭苦不出矣。況重以對客報謁之煩。贈言詶謝之事乎。無昔人百函並發之才。而時給衆務。此所以重自躓耳。自春及今。四方屬詩文者。蟬聯不得脫。長夏無事。避客臥山中。舉觴獨酌。輒命筆灑灑。藉酒氣噴薄中出之耳。殊病率略。然素不工文。卽迴腸嘔心。徒自苦無益也。藉使者報命記室留之。

茅維十三資堂集。鹿門先生子。（孝若。歸安人。一名僎。字

與王宇泰太史書

不肖才駑思鈍。多歷踣蹶。雄心銷折垂盡。顧夢寐賢豪之思。窮而愈堅。門下方爲九州之被。如僕單布襜褕。固易納之鍼孔中。敢介季常諸君自通門下。

與憑陽和尙書

蒙示九戒中不執語不執見二諦。殊有微妙。然而初學人。必須有所遵奉科條。由守入化。倘一旦盡掀佛祖面目。突信一種凌虛造聖要眇之談。得則爲至人溷迹。寒拾重來。失則爲天魔鬼母。更墮黑海。鯫生影

譬學佛人也何敢爲大和尚判此希有公案惟願愼之重之鄙心無已聊呈一偈眞是持布鼓過雷門悚息悚息

寄葉相公

鼎札至今春始達稍悉相公里居之概不以西河餘痛損其行樂高懷所云時出郊外看小兒放風鳶便以高低爲榮辱誠是曠論我明以上相歸田春秋鼎盛立朝絕恩怨之猜退休尋韋布之樂書之史册富范諸公使不足專美于前不肖維闔中事已得而復失命也久已安之春來惟是閉門課子及尋山水蒔花竹諸不緊要事交知青雲之士疎密聽其自然而已

與李本寧先生書

不肖匏落無成今茲北上倘邀惠明公釋褐秋薦京邸郵筒時時可達不然者九秋鍛羽直當以匹馬入秦叩明公于賀蘭之西矣男兒三十無成不一出九塞安能坐老三家村中與黃口豎子伍嚴然布衣所挾亦自不淺絕不敢爲馮驩彈鋏面孔干累知已因茲便羽輒先言之

與周季侯明府書

不肖方在埭溪卜築一椽爲半生小歇腳闢境頗良只少邵嘉賓爲辦百萬隱貲然坐此結構清疎不至如戴家剡曲嚴整如官舍亦政賴窘中滋味耳

與湯冷袁宿父兄弟書

江右山川清淑。人豪代起。乃今匡廬江漢之靈。獨鍾君家尊公清標偉節。奇字古文。將左攝淵雲。而右拂李郭。爲政南服。豪傑奔走者。如登廣乘咸池。星霧亂目。不辨其奇。不意兩公子復出。而汗血駒也。翩翩弱冠。慧心朗韻。犀利少雙。頃者得縱觀兩公子汗青之業。文之秀矣。動如笙匏。置之綠字丹書。不復可甲乙。不佞雖以一臠嘗鼎。望而知奇。暹然如晨旭之耀扶桑。難爲崦嵫矣。勉旃公子。日新富有。灼理傳才。行且躡兩司馬而上。何數遮須國小兒乎。不佞弱不好弄。壯益瓠落。無偶于世。兩敗枋頭。蠖然一廣武君耳。然私心嗜古自甚。必不敢當吾世而失尊公。自五湖望蒼括諸峯。紫氣團鬮如蓋。恨不能鞭蒼龍而一望海若。今兩公子行矣。束牲之盟。何以期我。幸爲我致尊公。孔北海魯國男子。快在識豫州。今僕于門下。猶淮陰之泗上長也。兩公子雖歸。將從乃公傾武庫。而寓目千里。比肩豈無其期哉。

與陳眉公

入夏暫學閉關。益嫺酬對。馳思足下。如暑月涼風。招搖不能去懷抱。

與李元白書

秋風鱸膾。季鷹思逃官而就之。我輩幸負七尺骯髒。爲龍爲虎。他日謝之不可去。猶今日博之不可得也。御板輿於北園。採黃花於東落。詎庸知不勝風塵馬蹄乎。

答朱大復

家姪詔稚英偉。稱其家兒第虞鋒銛太露。易致缺折。是在一二父執嚴束之。非癡叔所能口舌爭也。今茲

出而譏諛滿座。恐愈益蹶張矣。門下不忘死友。其善成此孺子。

沈守正　無回武林人。雪堂文集。

與柴延喜

世道日涼。交情不古。谷風有棄予之歌。伐木絕嚶鳴之好。五交三異。未盡其變。翟公書門。翻爲常矣。間有噓枯借煖。絕少分甘。亦必兩貴相援。兩窮相倚。若炎涼驟改。華素侚分。昔之側肩。忽成攘臂。詳推斯義。無殊貿易。至於山陽聞笛。西州慟門。撫今悼往。已不易得。但存孤惜舊。責其宏濟。卽不至耽睦耳之懽。揮無情之涕。虛往實歸。凄入肝脾。何益死者。若風雪推孝標之衣。飲泣剖郗成之宅。其人綿邈。如□□□□此等在今人以爲奇事。在古人直是尋常。□□□□生則又在數流之上矣。所以然者。弟於季思。□□□連牀擘首。從子往休復之末行。小稱氣分奉世□□講下。便有休戚與共之誼。縱竭躬碎心。以謀其不逮。自是後死之責。如仁兄者。生慳半面。死已宿草。徒憑紙上之陳言。耳邊之芳譽。拔之頑碌。授以衣冠。昨其兄呂世書來。感切高誼。至不啻口自云。九世以前。來茲以後。代奉神君。是日弟政較藝廣堂。多士雲集。伸紙再讀。淚流盈睫。非感歎歸生之一青衿。政以當此交朋薄惡之日。乃有急義尚賢如仁兄者。東南義問。從此如百川之赴海矣。

寄凌巨先

僕此行。所謂六州四十二縣。不能鑄此錯。今不久舍此歸。再作商量。

與王獻叔

始作已佳。今更神絕矣。奈小巫之奪何。

又

蕙何多英也。謝。

又

此中數載。受門下之愛最深。別後相思。當與江瑤同雋永耳。來貺益不敢當。謝謝。

又

雨中爲足下作小畫。急欲求教。故未及燥而卽遣之。

支大綸心易。號李人。華平先生集。

示兒

丈夫遇權門須腳硬。在諫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值膚受之愬須心硬。浸潤之譖須耳硬。

出京辭同年

生以狂妄上觸權奸。概從竄逐。如白頭媳婦。屢易翁姑。無論食性難諳。舊嫌易隙。而華色旣衰。卽務爲婉孌恭媚之容。洒漿織紉之勞。亦且醜之矣。況諸姑小叔。嘖有煩言。又有不可必者乎。此所以自古孤孽。終於銜怨以歿齒。而生之決意長往。以自同于鑿坏灌園之倨者也。

聞啓祥子張仁和人。無譽齋雜識。

示子弟

文有正位。不可大粘。亦不可太離。張賓王常閱友生一義云。他人說得少愈多。子說得多愈少耳。張元長云。作文如打鼓。邊鼓須極多。中心卻也少不得幾下。二老眞狐精也。

嚴調御印持。仁和人。

與蕭伯玉

雲棲慧公、今之支公也。觀其漚娑樹下。倚徙牀上。雖穆無一言。而頹然天放。唐宋以下。恐無以位置斯人耳。

汪汝謙然明。休寧人。家武林。

與周靖公

人多以湖遊怯見月。誚虎林人。其實不然。三十年前虎林王謝子弟。多好夜遊看花。選妓徵歌。集于六橋。一樹桃花一角燈。風來生動。如燭龍欲飛。較秦淮五日燈船。尤爲曠麗。滄桑變後。且變爲飲馬之池。晝遊者尙多蝟縮。欲不早歸不得矣。

尺牘新鈔卷之五

王　鐸　覺斯、孟津人、擬山園選集、

答秋濤

轟飲驩甚、便欲擊缶以代秦聲、拙字蚯蚓形耳、足下何愛之若此、自顧之無異枯核之登華俎、

答拙存

深山大澤、君龍蛇也、乃不遐棄于蟈蚓、則蟈蚓何以自飾其醜色、

答吳隆嬓

竟日啖飯、僕薄福覺亾康矣、家中得一善鑑、遣力獻之足下、有古人之德、宜函古炤、

答圖南

夜燈比較古人掇元華吮玉腴、以餵枯腸、棗詭龍骸、不一而足、使仲蔚蓬蒿之屋、迴互生色、

答親友

今者河邊新柳、山下春烟、王母洞桃花、光武陵杏子、濯濯然、與牀頭芳醪鬬色矣、不能與足下舉杯相酬于明月綠水之區、可勝悒悶、

答九陽

嵩山蘭花正開。與二三友石淙之下。餐朝霞。吸晚翠。題詩巖上。可當我春風一度。鐸非紳組情深。烟嵐道淺者。

答後予睡足

僕自作遊人。晝則驅馬。夜復篝燈搦管。何異朝菌榮枯。蚊蚋聚散。竟爲造化所籠。謂之何哉。林盧有佳山水。俗不溷濁。不獷悍。得一區以爲焚香繙書地。王子宜置丘壑中。安能久低眉與鶉口爭食乎。

與房海客

麤筆何當于足下。要亦蠅螯郭索潭底。不見崇岸。足下登日觀峯。東瞰滄海。紅樹爛熳。空翠飛撲。此時切記不可展視。恐山靈姍哇。現相僕夢。不張口唾僕乎。

答粹然

柏子林裁樂器。聲甘而心苦。僕之繁于應亦然。

與貌山

足下主何隅乎。宣城山中。水泉激澎。如數萬烈雷掣轉。長松怪石之下。佐以清醑。丹菊黃茅。烟霞性適。一舫夜泛。月下短簫。知足下不負秋水白雲也。雖然。啣詔飛來。魚磯可奈何。文天祥曰。惟恐逢恩一日移去。

答益吾

必欲燕石飾之寶劍首乎。容磨其岨。勉而從事。

答季重

昨費墨可二螺。鍾山紫氣。排闥而入。爲我送青縈白。棹聲撥水。烟波相接。吾輩得意之事。畫省蘭臺。能勝此無。

答觀水嚴六衷原

蕩陰風月無恙否。遙望北斗在袖。足下之情渥矣。太行林慮。秀色烟樓。須得文人友于。今君家兄弟。收山趣而譜混沌也。來詩音生字裏。山濤驟至。蛟龍滿前。非僕當之。必至潰倒。

答舍白

道中輩何其厚耶。宿邯鄲恰似盧生騎驢。入枕孔中光景。斜魄炤戶。疑足下搖珮苒苒來。

答存我

數年見足下鮮劭經亮。謙挹縝澤。足下豈止才人乎。峨嵋劍閣。山色應逐人來。足下暴祕簡于羽陵。授大文于龍威。灑雨廣野。無處非潤。蜀且再覩文翁矣。

答石憲

足下何過采僕春華耶。惟予以寬期。否則腕脫矣。大集筋常侍。度玄暉。氣襄陽。香澤乃錦瑟五十絃。夜郎今始知漢之大。

答孫北海

家口衆不給作乞米帖不免致羨于侏儒世味頹然雲水栖心嬋緩于人跡不到處僕心緒在泌洋洋一篇矣

答周元亮

乖隔閩嶠俱經大劫蟻蠓過大虛不必言足下詩不入輕薄促弱骨格獨邁昨夜痛飲右簫左觴非敢如處自擊壺而感慨悲歌風雨雞鳴何啻鳴咽也我輩一宵便足勝他人僞交十年晝册輕秀尚少奇古深厚生創已題數語僕今尚寤尾何日三萬頃太湖蒼峭廣博收吾兩人筆底大海磅礴作驚濤簸天語耶

唐時升叔達嘉定人三易集

與王澹生吏部書

兄宏材大度所至搜訪人才講求職事自是當代偉人第願于聲音笑貌之間常加敬愼瑯琊門第赫赫所謂公侯之子孫有山河之氣象況又早著才名取高科居要路雖卑己尊人人尚疑之詩言威儀抑抑爾雅云抑抑密也無所之而不加簡飭乃謂之密耳蕭子明舉扇一揮謝萬如意指四座足下宜深以爲戒世固有日攝之恨至于刺骨者聞在兵部同寮皆畏而不親畏而不已乃成疾惡矣幸無忘鄙言

楊于庭道行全椒人續集

與李鵬岳少參

曩從玉繩具紉門下簪履之念茲又緘書分悰而儼然使臨之至獎藉不肖謂庭所以取數于天者賒凡

此皆庭所不敢任。而昔人所謂。孔北海乃復知世有劉備耶。時事侁張。諸賢跼蹐。與丈出處。幸各勉旃。近味南華嗒焉喪我之言。入西方氏無相三昧。其于岑寂。差自勾當耳。

楊希淳 道南江寧人。楊太學遺稿。

與吳幼安

吾鄉口語難調。而吾兄復爾多故。恐不若索居爲便也。一二同心見過。正自不妨款洽。略涉他輩。便當敬而遠之。蓋飲食雖係細故。而口腹之徒。視此爲重。見款者既有得炙之歡。不與者當生染指之恨。況夫矛戟之危。常生樽俎。枘鑿之隙。每伏笑談。加以吾兄腹腸洞豁。心在口上。稍爾霑濡。不覺議論風生。知者謂其無他。不知者以爲口實。蜂蠆有毒。所宜愼護。昔人謂太丘道廣。廣則難周。如幼峰兄輩。自可時時過從。此外惟宜引滿獨酌。咏史漢一二篇。閒有吟什。止可示一二知己。既不宜發揚己美。亦不可詆毀他作。此則兄自知之。不必言也。

李逢陽 維明江寧人。李儀部遺稿。

與黃龍岡年兄

僕舊嘗語人曰。一官有一官職事。何擇崇卑。今之官即甚卑冗。亦只是人不稱官。非官不稱人也。丈於此時以不可知者付之天。而以當自盡者責之己。即胸次亦自泰然。胡止官常克舉而已。如何如何。

秦 鎬 京河南汝陽人。頭責齋集。

與邑人

鎬市宅一區。鬻金百兩。恨貧無長物。飄飄片瓦。皆從賣賦贏來。幸交有故人。落落數椽。亦自買山贈到。廼以佐公家燃眉之急。聊以攄野人炙背之私。雖大廈崚嶒。不資寸木。然長濤湃瀣。亦納支流。倘使貿而爲絲。織細誠微。可備襦領袴腰之用。若銷而爲鐵。錙銖雖眇。足充矛頭盾鼻之需。不厭其卑。乃成其大。鎬辟如老衲子。合頂浮屠。以孤掌鳴成衆掌。又辟如野道人。捨身險塹。將一心化作萬心。謹啓。

辭建坊

鎬啓。前者建坊之請。業已非分求辭。今茲憲檄之頒。又爾僉謀議舉。庇徒伊始。戒事有期。伏念金屋輝輝。嫫母貯顏而忸怩。譽廊嬛嬛。西施振屨以從容。履坦無虞。負乘可懼。或以鎬處父母兄弟之閒。微涉艱苦。此譬之荼與蘗。甘苦自知。令人食之無味。或以鎬當山水友朋之際。小有唱酬。此譬之蚓與蛩。喧寂自解。令人聽亦無音。乃居然譽嵯峨于晚風殘照之餘。遂靦焉標姓字于大市通都之內。石亦有語。山豈無靈。如無故而加鞭。神應譴責。倘非情而下拜。鬼且揶揄。在安民愁欲引刀。將聞之而逃。必且塗名易姓。在輪扁恥爲執鑿。卽呼之而至。亦難得手應心。且居高者危穩莫穩。分翠篠千竿。匿影況吾老也。賤樂莫樂。分黃茅一把。蓋頭謹開牖以陳辭。省得名虛起謗。冀矜愚而轉達。免教龍過生災。朗嶽好存。龍山無恙。問何峯堪侔峴首。願留爲邦良守。令墮淚之需。看幾片可代燕然。請截爲鄉賢大夫勒銘之具。謹辭。

錢　梅彥林嘉善人。彷村別墨。

與友

迫人飲飲者寡任人飲飲者多故君子之教人但爲人具佳釀不爲人嚴觴政。

李流芳（長蘅嘉定人檀園稿）

與夏華甫

爲兄作此册稍存筆墨之性不復寄人籬壁但當世耳食者多識眞者少聊借千載上諸君子之名以恐喝之效顰學步非予本懷令摹古者見之當爲一笑然後世有知此道者亦或相賞形似之外耳

高　兆（雲客侯官人遺安草堂）

與周減齋先生

兆身滯海嶠不獲如魏劭自鬻邸舍左右先生已無顏色上對古人而徒于射烏樓下仰視海月孤懸哀笳夜起與三十萬家墮當年之淚先生亦何必有此高生哉舊恩縈念語易傷心不敢復有所云請室風雪應更多寒伏惟夫子加餐加衣以待陽春千萬千萬

與紀伯紫

奉別以來苦憶幾令元髮白悔當日風雨中不審細珍重浪以談笑擲分陰也過南浦過旅堂知皆有書迄今僅見富沙驛一札那能不令人起河山之恨此時計大兄在眞冷堂親菊事當不寂寞但石頭父兄子弟日過從索觀南海文犀瑇貝不知大兄何以示之園館無善狀惟八月十一日接檠園先生及旅堂

孟夏書爲最吉祥事。敝地人民益無聊。弟殘冬嫁小妹。發春卜葬兩親後。將去故鄉矣。安蔬夜雨之約。幸早爲計。大兄頃復有遊地否。何日至旅堂。幸委瑣示之。弟常作詩。竟不能成送大兄詩。正如三年不能作詩懷旅堂也。交情至眞處。遂覺入文字不易。然終當作之。

張鹿徵瑤星江寧人。

與程端伯先生

十年以來。頹放山谷。雖海內名碩、鄙里達尊如先生。而未獲時勤教益。疎懶之罪。踰稊越阮矣。孝翁寓齋。一奉笑語。而久闊焉。久之先生翔步霄漢。而弟匿影空山。雲泥既殊。鱗翼久絕。其爲瞻戀。營竹莫申。邇來落魄無似。托鉢東牟。故人挽留。援止而止。從開來壁閒。見白雲砦圖。外師造化。內闢心源。非獨時流所未夢見。較前身畫師。未知孰勝也。所作臥遊圖。當不下數十軸。千古大觀。長安紙貴。珙璧駟馬。未之能先。弟雖棲心物外。諸念斷絕。而懷想翰墨。不啻調饑。望以一二紙見寄。非敢言心慕手追。領略萬一。但得焚香靜對。骨戛青玉。身入鏡中。于願足矣。若更出新篇數十首。申藤疾掃。以惠故人。熟讀詳玩。如共晨夕。則隴蜀兼收。邢尹並集。未知餘生有此厚福否耳。草野倨侮。幸不爲嫌。

答劉元夫

險阻場中。稍稍得性命之學。一被蒙頭。百緣放下。貧賤患難。無入不得。方信寃親平等。皆是導師也。閒中無復妄念。惟山水朋友。猶滯胸臆耳。

與董樵

辱與社兄同聲共氣。性命關切。景仰高山。藏之肺腑。得如農手札。知先莊節獲受教于太翁先生。世講之誼。更益肫摯。亟欲一晤芝眉。慰其饑渴。而閉置新婦。出入不得自主。兼值冗劇。不可以請。古嶽偉人。當面蹉過。慙恨無極。弟經年頹放。自同土木。掛腳藏頭。忍饑待盡。而以索處寡居。鬱鬱無語。因思放眼山水。豁其孤憤。隨風飄墮。聊復爾爾。人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耳。然踽踽之蹤。寄人籬落。昔慙下惠。今愧孫登。得無爲大君子所鄙夷耶。形迹阻隔。悃款莫通。輒錄數詩。上塵洞矚。亦可諒其區區也。

與劉公勇

契闊蘭襟。有懷如嶽。聞丁酉秋冬之際。車騎久駐白門。而弟以萍蹤流浪。失此良覿。抱歎何言。道兄六翮既振。雙珠在掌。人世令福。固已占盡。亡友弱女。獨力周旋。此在流俗。詫爲希有。而大豪傑視同毫末耳。然足令餘子愧死矣。弟鹿鹿魚魚。如蓬如梗。偶以台宕入夢。擔簦南游。不謂荆棘彌天。龍蛇滿澤。山水勝境。化爲迷陽。一雙蠟屐。高掛壁上。世間不如意事。大約如此。困頓歸來。貧與病俱。簞瓢如顏子。而無負郭之田。襟肘如曾參。而無養志之子。老婦臥病。呻吟米桶之中。諸父窮居。愁對衡門之下。學不日益。而身日衰。道不加高。而魔加熾。爲人自爲兩窮。出世入世交病。清夜迴光。通身汗下。道兄何以指我迷耶。

上紫淀老

從驚濤雪浪中。得天然硯子兩片。其質如玉。其光如鏡。其受墨如馳。而砥筆如濡。端歙不能及也。恨坡公

未及知使囗磯浪得名耳．敬上一片．以助橫掃疾書之興．

答姚寒玉

玄墓十里．西溪千樹．時時不去胸臆．不謂從寒道人十指幻出也．一春花信二十四．縱有此香無此格．非高人定不能爲寫照耳．茶熟香清．老衲在座．來聽無生話．何如．

茅元儀．止生．歸安人．石民四十集．

與紀竹遠

昨歲出門．自分決死．不謂又作一年淹．再得握手．此骨終付無定河邊．不能在世間作醉生夢死人．風雅不磨．付之千秋耳．以足下之才．寥落如此．此武墨之所以歎也．幸自珍愛．以需其時．弗激弗頹．此道人死決語也．詩眞可稱新調．足下何所不宜．眞令我媿死矣．

胡　介．旅堂．彥遠．錢塘人．河渚集．

與康小范

荀茶奉敬．素交澹泊．所能與有道共者．草木之味耳．

錢謙益．牧齋．常熟人．

與冒辟疆

武林舟次．得接眉宇．乃知果爲天下士．不虛所聞．非獨淮海維揚一俊人也．救荒一事．推而行之．豈非今

日之富鄭公乎。闇中雖能物色。不免五雲過眼。天將老其材而大用之。幸努力自愛。衰遲病發。田光先生所謂駑馬先之之日也。然每見騏驥猶欲望影嘶風。知不滿高明一笑耳。雙成得脫塵網。仍是青鳥窗前物也。漁仲放手作古押衙。僕何敢貪天功。他時湯餅筵前。幸不以生客見拒。何如。嘉貺種種。敢不拜命。花露海錯。錯列優曇閣中。焚香酌酒。亦歲晚一段清福也。

與滅齋

撫躬責己。歸命宿世。此理誠然誠然。不肖歷閱患難深淺因果。乃知佛言往因。眞實不虛。業因微細。良非肉眼所能了了。多生作受。亦非一筆所能判斷。惟有洗心懺悔。持誦大悲咒、金剛、心經。便可從大海中翻身立登彼岸也。荔枝名酒。從刺促中將寄。不惟念我之厚。而好以暇整善敗不亂。亦可以占後福矣。寄到之日。止遠歸荒邨。與荊婦明燈夜談。徧酌兒女。共一愾歎。因知喪亂殘生。妻孥相對。良非容易事也。新詩燈前雒誦。怨而不怒。信大雅之音也。皋橋銀箏。尙裹紅淚。須歸棹盤桓。再賡魯陽之什耳。三家村中。都無片楮。揖拾非報。未盡馳念。

金人瑞字聖歎一名彩吳縣人。貫華堂集。

答王道樹

松樹子便已如法種訖。今初離立如人也。誠得天假。第二十年無病無惱。開眉喫飯。再將胸前數十本殘書。一一批註明白。卽是無量幸甚。如何敢望老作龍鱗歲月哉。

與家伯長文昌

詩非異物。只是人人心頭舌尖。所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耳。儒者則又以生平爛讀之萬卷。因而與之裁之成章。潤之成文者也。夫詩之有章有文也。此固儒者之所矜爲獨能也。若其原本。不過只是人人心頭舌尖。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則固非儒者之所得矜爲獨能也。承云新作。便欲入許用晦之室矣。

楊嘉祚　寨雲泰和人。

與蕭伯玉

珠固不宜走穩也。然宜走盤。出盤則有失珠之患矣。

張　燮　紹和龍溪人。

與黃俞言

垓埏雖大。苟無眞意氣往來其閒。便覺天地亦屬頑冥。而生機之不毀者。獨有鳥鳴嚶嚶一帶而已。

蕭士瑀　次公泰和人。

與兄

他人與人書。終日言而未常言。如弄珠鈴者。上不住空。下不墮地。中不著手。乃爲妙耳。兄書乃棒打石人頭。朴朴論實事。將動而血指耳。

又

莊周有言。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衽席之上。飲食之間。不戒而疾共殺之。入于畏塗而恬弗怪也。雖美疢滋毒。然節慾忍嗜。猶可以免。惟文人才士。筆端舌端。殺機最隱。招禍最毒。古人之訓。口可以食。不可以言。又曰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兄留意焉。

李　盤小有原名長科。興化縣人。

與李仲休

我輩當從孝友二倫立腳根。從生死關頭開眼目。從貪淫世界豎脊梁。凡立身行己。利物濟人。皆吾本分內事。即使磨蝎終身。必不改柯易節。一切前因後果。如回之夭。憲之貧。慶之富。跖之壽。置不問可也。

與唐宜之

殷棠川先生。輯古來循吏酷吏之報。題曰鑒懲錄。先文定見而悅之。隆慶戊辰。與棠川同主禮闈。進士授外吏者。來辭先文定各授以此書。以故戊辰之榜。不獨文章爵位赫奕一時。而吏治尤照耀先後焉。夫師弟相別以一書授受。似非甚難之事。而入官之始。如入暗室。忽得一燈。心地既端。舉步必正。數年閒一方民命。得以衽席。特在吾一舉手閒。前人之用心如此。

與張爾唯

千里之畿。劍會萍逢。接塵聚首。合莫多於燕。五方之衆。星分霧散。祖道岐亭。離亦莫多於燕。然合以旬朔。

不勝離以歲年。合之佳娛。不勝離之淒斷。則燕離之思愈深。燕離之調倍苦。第八上燕京。嘆數奇而嗟遇喬。悲歌慷慨之意。須臾不釋于胸中。益以離愁。誰能遣此。燕市荒涼。燕臺寂莫。燕山黛色。燕水寒流。燕月孤明。燕雲慘結。君亦老于燕者。其爲我序之。

張幼學詞臣。秦州人。

與客

夫老死鄉曲。達士所鄙。顧遠游之難。亦不可不知也。風霜雨雹。來集無時。難在天。崎嶇險阻。風波盜賊。難在地。至于人情詭過山魈毒瘴沙蜮。其難有倍于天與地者。而吾人以一葉之輕。漂搖振蕩于中。不幾以父母之身。試于摧枯振落而無難者乎。浮雲落日。人生有涯。孟氏正命之旨。諸葛靜儉之說。蓋不可不三復云。

孫宏祖令宏。秀水人。

答沈甥君善

知甥已南還。燕臺得駿。復失之於我君善耶。讀祝髮像集句。想見甥貌裘大敝時。蘇長公言李端叔一生坎坷。正賴婦賢德。能委曲順適。以忘百憂。不爾。人生豈復有嘉味。僕每感斯言。略評往事。卓文君能令人病。荀奉倩婦能令人死。徐淑能令人憐。謝道韞能令人服。樂羊子妻能令人廉。王孺仲妻能令人淡。蘇季婦能令人憤。衛室人能令人悶。憤與悶可奈何。願甥且作有髮僧。繡文君。鑄道韞。七寶莊嚴王樂諸媛。於

火宅中。設蓮花供可耳。至於悠悠世人。所謂閉門卽山。自可少與周旋。

答馮茂遠賀兒入學

弟衿尙靑。兒復著此。正恐戀戀故人。何足云賀。第綵貺殷勤。誼不能辭。爰題二幅。范文正公倣秀才。便以天下爲任。向文簡公耐官職。豈爲此舉自多。於迎日列之馬首。如佩長者誨言耳。

答沈德瑜

兄知我嗜酒乎。正自不得不嗜耳。羅襄陽有言。龍君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須兄念我。

答歸彥先

伯淳先生謂天壤下獨我孤零。非天壤下無人。人自藉孔中生活耳。目口鼻局踖而不堪對耳。

示後人

比來王謝子弟。俛仰諸貴人。諸貴人亦往往魚肉之。置田營第。如取諸寄。嗟嗟李衞公平泉癡淚。行復自及。曉人當如是耶。

周　容茂山。寧波人。

輿史立庵

棖闌司出入。而戶則有樞。輪輻行遐邇。而車則有軸。性情者。詩與文之樞與軸也。車有軸而輪輻可夷可險。戶有樞而棖闌可啓可閉。故人有性情而詩文歸于一致矣。

于奕正司直宛平人

與顧與治

今人寒腹短識。輒不自量造語。僕恥之。僕所披覽既遍。更得快遊以歸。閉門涵泳而後出。子以爲有當乎。今雖閒爲詩。吾胸中覺有格格未出者。是吾候未至也。

艾　南英子千。撫江寧人。

與王玉式

潦倒半生。落落寡遇。自書史山水杯茗之外。無適性焉。抱東籬之志。避北山之譏。春雨迷離。旬餘不出。偶誦淵明飲酒詩。夷猶自得。如與深飲劇談。漫爾言和。未暇計工拙也。幸教之。

高　岑蘭生。江寧人。康生弟。蔚生樓稿。

與羅星子

聞足下遊武夷歸。僕妒多于羨。僕雖未至武夷。然二十年來。時有一武夷往來于或夢或醒間。足下遊武夷者。僕將爲遊遊武夷者。試問足下十萬峯中。某爲崑崙嫡胎。某爲五岳外史。某者奇矯若龍門。某者秀蠢如眉山。某骨俠爲黃衫客。某形幻爲紅線姬。某者爲龍泉寶鍔。光燄可以燭霄。某者爲荊山良璞。精氣燦若白虹。或爲瑯嬛秘笈。或爲禹穴靈文。或者奧詰爲岣嶁碑。巉刻爲籀斯筆。或氣象高華如瓊臺芳菲爛漫如繡谷。某孤孑爲天龍一指。某怪誕爲古皇九頭。某如九曲夜光。玩者大費巧思。某如八陣營壘。觀

者嘆其奇材某如鬼剜神鏤龍飛神舞倏爾乘槎天漢爲張騫之支機石某飄然屏風上行如鄴侯之鎖子骨足下幸一一語僕僕將爲遊遊武夷記非必樂吾潘筆合成奇觀而遊者不必記記者不必遊僕欲爲從來作遊記者少開生面耳

與吳遠度

足下移居近僕共竈蒸梨同畦翦韭深歡素心但隔籬有人遂使我豪舉頓失經時踟躕

孫枝蔚豹人關中人溉堂集

與王貽上

承惠示山水閒諸作初讀之目眩心駭既則形神蕭散便欲作天際眞人想先生眞移我情矣太白云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僕嘗推廣此義謂永嘉宣城山水當永屬二謝柳州山水當永屬子厚金陵當永屬太白下此如石淙氷溪當永屬東野今大江南北自廣陵抵姑蘇諸勝地便須永屬阮亭先生當無異議者然永嘉諸地昔得數公皆風流特起前無大敵一旦據而有之無敢爭者此易爲力耳今京口則六朝三唐名士題咏之地也即平山亦久爲歐蘇諸君子所有乃欲起而奪席拔幟爲千餘年重開生面譬如既生瑜又生亮亦天地僅事矣不謂先生忽開如許奇局遂占盡風月麾揚虎視前無古人而所謂古人者亦且拱手相讓不止放出一頭地而已異哉擅茲樂事良可賀也亦可妒也僕初歸重以多累不獲奉教左右深足爲慙然知先生亦殊苦應酬不敢又開溷閣者他日訪游歷所至願野服相從與漁樵數

人聽鼓吹入山之曲或不爲高人所拒則至願也永叔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然則孫山人又安可少耶知己之前狂言可存然安知聞者不採爲佳話至于種種不願多及也

范　驤文白海寧人

與就園

顧陸而下倪黃而上風流未墜不特氣韻高亦緣本領大耳昔人欲以五百卷益令穠畫心便是此意

江念祖遙止休寧人入家武林

與減齋

黃子久從北苑樹基而老筆縱橫饒有荆關遺意今人以虞山片石畫子久以荆關誤雲林老人似未得二家宗法也

胡　介再見

與陳平遠札

一年三秋空過便是一年空過此一年亦在我三萬六千日中消算如何坐令空過弟數日決意西歸捉兄一放浪于山巔水涯中耳定山欲拏舟奉訪或共載而至定山自佳與之語猶有高視遠眺之意也

與孫元襄札

閒平立長往知門下益增離索之感矣我輩以朋友爲性命是貧賤轗軻中之粱肉黼黻臺池烏獸也幷

此奪卻。如魚失水。如鳥焚林。何以生活。大苦大苦。

復王鐵山師

昨在邗關。得重待色笑。接膝數言。于水見河。于山見岱矣。伏蒙垂教諄懇。非中有關切。豈能至是。然介辱門牆二十年矣。少更患難。長閱滄桑。江海橫流。確乎孤立。未嘗輕動于富貴也。況今三十過頭。十年學道。肯輕一擲。以負生平。恐辱遠志。故附及之。

與叩冰和尙書

懸冰三尺。從老人雪霜胼胝。滴水滴凍中來。非鹿山老灰心冷面。未易擔荷。昨捧讀老人書。知付囑得人。開慰無量。恨帶水溯洄。未能卽拜下風。然春草如烟。寒梅成雪。知同風未隔也。先布崩稽。徐圖掛搭。

答龔總憲書

燈火橫塘。蒼茫分手。登車返棹。心結萬端。思後晤何時。相逢何地。眞黯然也。嗟乎。介失路之心不能自明。而先生明之。介失路之計。不能自存。而先生存之。至雜佩之解。兼粲中閨。臨岐之言。洞出肺腑。人疑介孤耿之迹。于龍松獨深。顧孰知知己之誼。有令人不能去心者乎。南行之役。自省慙恨。得藉手買山。蒙頭草木。結河渚數椽。以待知己。頻年倒行逆施之迹。庶幾得自見本末耳。嗟乎以龍松之高韻。而久局要津。以河渚之孤蹤。而常停岐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豈能鬱鬱久此乎。吳閶握手之言。介中心藏之矣。願與先生交勉之。研德疇三、吳門之兩玉樹。門下見之。定把臂入林者也。半千自是我輩人。氣不諧俗。非時賢所

識也。過蕪城時。試留盤桓。知其蕭遠耳。

復唐中翰祖命書

蕪城別路。猶在夢中。回首容輝。忽忽三歲。故交零落。河山黯然。觸緒傷懷。萬念灰冷。年來即詩文撰著。亦視同蜉丸。唯思草木蒙頭。向泥蓖石火中。了半生未了之願而已。恨買山之計未成。猶未免隨俗俯仰。浪擲光陰。爲可痛惜耳。耕塢年齒已大。子瞻所云。不宜復作少年調度也。亦宜少留意此事。以酬夙昔。何如何如。昨晤宜城梅澗老。知有道將還故里。又聞新有西河之痛。衰年遲暮。何以堪此。爲悵快累日。唯有道達懷善遣。須知彩雲易散。泡影難眞。自顧亦然。何況枝葉。不宜纏繞。復增太和之戾也。別諭其人雖喜追逐我輩。以爲名高。然胸無至情。而眼孔如豆。那能作得度外事來。還宜自惜頭面。率報草草。

與龔半千論詩書

僕自延嶽堂下。見柴丈人畫卷。胸中已浩浩落落。願見其人。願與其人爲友矣。遲之五六年。蠻叟渡江來。備道柴丈人好我之雅。客歲過蕪城。入門握手。懽若平生。覺爾時形神內外。各無留滯。始歎昔人所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于柴丈人見之矣。承選定澥內名家詩。而遠索旅堂藏稿。今已再三。僕沈吟遲久。非敢爲知我者惜此敝帚也。區區之意。竊見數十年來之言詩者。同異相軋。去之愈遠。宗鍾譚者破碎。宗七子者刻畫。有衣冠而無運動。爭體面而乏神明。僕之爲詩。似別有本末。似且宜堆壁覆瓿。俟後世之或知我耳。且每感昔賢身既隱矣。焉用文爲之義。平生偶有所作。未嘗出以示人。又念人之著作。老而多悔。僕行

年四十矣。以自觀二十年前之作。已心憎面赤。讀不能下矣。觀十年之作。滿志者十不過二三。不安于心者十猶四五矣。卽今年而觀上年之作。秋冬而觀春夏之作。滿志者終不如不安于心者之多也。繇此以推。天倖假之以年。倖而得從師友學問。更十年。更二十年。以觀今日之滿志者。安知不又爲異日之不安于心者與。且或心憎面赤而讀不能下也。語云良工不示人以璞。則不獨自匿其文者之當愼。卽自愛其文者之當愼也。茲承有道面命至再。昨戀叟促之至再。今牧公坐待錄稿。至留湖寺三閱月矣。僕重違故人之意。只得錄舊稿十之六七奉正。幸柴丈痛加繩削。以收朋友相成之益。此弟之悔書也。幸毋卽附諸君子剞劂布之澥內。以重弟之心憎面赤。幸甚。

招減齋

草野荒寒。從不敢作地主飲。明日已訂林鐵翁與一二同學。追隨先生。作竟夕盤礴。道駕幸早過荒齋。幷攜臥具來。瓦盆木榻。貧家風味。亦不妨親歷之耳。

復龔中丞定山書

介自江右還。聞閣下有執桐之感。感平生見顧之重。正擬涉江泥首太夫人座前。幷與閣下握手寫心。一申契闊。櫟翁至。知復蒙慰留。陳情不得。淹迹京華。嗟乎。衆人以異數爲榮。我知先生南望傷懷矣。介與定山去遽大夫知非之年。止三四歲矣。亦當思一閒著。求一退步。且先生試回首四十年來。凡人間世滄桑陵谷。升沈平險。以至尊官要津。盛名好色。凡風流得意之事。風波失措之時。定山閱歷。疑無不盡矣。以今

觀之。都如一夢。更四十年。亦只如此。嘗憶唐人不待管絃終、搖鞭背花去之句。爲有道人迅絕耳。定山智慧如水。肝腸如雪。安得止以慧業文人自了也。此是圓著之第一著。然非決絕退步人。難得下此閒著耳。留意留意。

留啓戇叟

今日與耕塢坐柴丈人桐陰下。竟日。耕塢爲予書胡萬贈答詩。柴丈人爲跋隰西倡和册。予爲二子題小炤。又成七言詩一首。于時風物高閒。茶清酒冽。吾不知跼高蹐厚中。何從有此一日天地也。恨戇叟河西傭輩。不得同此浩蕩耳。旅道人將歸河渚矣。叟來當出此示之。

與櫟園司農

江路容輝。柳條載碧。與先生忽忽別經春矣。記垂死楊前。握手慰問。倉遽爲別。至今耿耿。時從鐵老處。詢知眠食無損。懷抱有加。深慰懷仰。介病起益傷身世。遂專意卜居賣藥之計。以放頓家累。不謂一枝初借。懸壺未成。而逋負已及半千。迫歲周章。都無人理。鐵老每過。相爲愁歎而已。今春追呼四集。只得踉蹌出門。復倀倀無所適從。大似禪和子參竹篦子話。觸背俱非。語默不得。老鼠入牛角矣。自顧失笑。不堪爲先生道也。

堵廷棻芬木。無錫人。九友堂集。

與櫟園

畫羅漢不在怪樣。正使眉目一如恆人。而道氣沈鷙。生人敬畏心爲足尙耳。蘭谿貫休十六軸。亦曾見之。而心無所矜也。只覺其醜獰耳。

又

世之光采日生。人之性情不竭。尋常眞正詩料。古人何曾合絡將去。會心者自能隨地拈來。白雲烟水。萬里百年。驅遣得宜。何妨淸思。今人動譏勦襲。若先生、詩人能剽襲其單言儷字否。

又

琴川說行逐雲閒者。亦皆卻顧。卽爲公安山陰竟陵者可知矣。以踵習之流極。議作者之濫觴。照眉之屣已粗。苧郎之艷不綠。昔人所以恨于臨摹者。謂其毒甚于詆訶也。眞色人難學。畢竟有遮掩不住處。逗人靑眼。吾于先生集。得其亭亭玉立。不染一塵處。

又

人有耳目開闊處。有心思深入處。步步引入。節節移情。若塾師閱初開筆文字。視其思緒所動。輒擊節而丹黃之。拓其微照。與爲大觀。非但苦心眞有妙用。此先生以蒲柳之姿。錫以芳蘭之譽也。雲司中聲若敲氷。燃然積炭。每當柏沈月黑。奇香繞臥時。輒抱此書。哦好句。以潤澤其胸臆。知己會心之句。且當骨肉盤桓。無言提命矣。

與吳冠五

老蓮畫梅。故作支離肥白。曩常問之。答曰。須縣五六步看耳。遂授以法。媿不習也。

與高蔚生

昔人謂畫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潤之臺閣人物。其中之牛甚多。正不如夕陰膠隴。玩此黑牡丹。隱隱似聞短笛也。

陳士奇弓父。平人。漳州鎮海衞人。

與陳昌箕

讀書眼欲點。如賈胡到處輒止。心欲儉。如惜福人飯閒粒墜。必拾入口。

申涵光鳧盟。永年人。

與馬頎公

跼蹐長安斗室閒。出戶塵沙壅堁。左右市肆。雜列秫糟羶豕。燔炙氣逆不得舒。遽歸塊坐庭幙。闃落如野僧。更無聲鼓。一二老僕。羸臥不起。幾於自執掃爨。秋霖綿瀝。宵晝懷抱可知。讀蓼龕詩而曠然也。如澂潭如蒼嵩。如曉星顆粒。如尊鼎斑紋。古人剞心刻腎。而蓼龕以餘力及之。則力有餘也。梁園之厄。沈淪蓁莽。流離困躓。了無生理。而奇山怒水。古樹幽禽。遇蓼龕俱不敢有遁情。有匿旨。哦咏翛然。驢背纍纍。則蓼龕之所得可知也。蓼龕教我矣。

金堡道隱。錢塘人。清淵集。

辛巳與同年生

□□□□怨者欲得而甘心焉。則將與天下之人共□□□□將相。將相非報怨之具也。然而爲將相□□□□□也寡矣。則不俟吾十年淬劍矣。足下爲□官而亦爲人所欲甘心。以吾論之。吾欲與足下修怨。則當列上治狀。俾足下久任。偃僂達官。犇走過客。拮据錢穀。屈曲鞭樸。卽足以死足下。足下卽未死。亦復魂竄神喪。勝於鼎鑊刀鋸。今令之脫然釋重負拙也。驅麋鹿於長林豐草間。麋鹿旣幸矣。孔多之言。不勝其多。而無所損。乃足下猶有戒心何也。

黃端伯元公。海岸。建昌新城人。瑤光閣遺集。

與黃子安

久雨不晴。箇箇拖泥帶水。直待霎開日現。正眼豁開。方好向虛空裏打筋斗也。別峯相見。自有作家。請足下圓前話。

尺牘新鈔卷之六

李陳玉石守一字玉郎吉水人退思堂集

與錢爾斐孝廉

門下雄文蔚采一見知爲國士頃聞捷音披衣起舞古人快知己之遭大雅有吉士之慶僕之欣慰不言可知矣會城諸事雜沓應酬初畢即應束裝以備北行大業方新勝友如雲吾儕政就今日做起擇交謹身省事惜費全副精神要向寧靜澹泊一路不帶雪霜不足以辦天下之事不佞潦草十年向時雖刻意如此所恨易流之性未能腳底淨盡每一靜勘不勝痛悔門下卓品清絕業已饒此而不覺婆心之贅也亦不自解其眞切翻爲迂矣

與同年

歷觀古來成大功享盛名者皆非有口之士其有口者十九皆凶敗之人夫發言無序坐起屢更眨眼戟眉揚袂搖足躁競人也舌帶譏刺目視左右用諢爲正以笑寓嗔險刻人也枝生蔓引徵切冷挑乍細乍亮其聲不一深心人也躁競者可以理解深心者可以精通惟險刻者止可默敵無以語勝何也彼其溜視左右者以譏刺爲能博鄉曲之譽也小人之常態里婦之鄙行也若往而與角勝適爲所借矣

復諸縉紳爲謝鳳老舉名宦

謝鳳老生平本末．敝鄉人士著蔡奉之．桐鄉之士．則尤表表．捧誦尊揭．具仰厚道．慕木拱矣．而瞻懷不衰．自非忠信禮教之邦．烏有此身後公論哉．念前人而慚後人之多愧也．顧何以洗濯末路．以無負三事有道耶．

復錢孝廉爾斐

生人間世．原入是非場中．聖賢妄庸．一切議論憑人．猶如劇場優伶．蜂發嘲笑．訶罵處．皆有趣味．莊列二生．得此爲深．前事直塊噴飯耳．但作令者．如當家老婆子．只要無事．不妨平平結案耳．

復門人吳求履

作令如入螺螄殼中．愈入愈曲．又如行十八灘．一上一嘆苦．考成在卽．錢糧舊逋．爲他人受過．尙可．爲他人代償．此實難矣．區區一令．乃煩天下士作愁債之客．愁米之婦．大屈事也．

與盧陵劉廣如父母

吏道愈久愈難．眞是苦海中著篙．年父母大才爲之．猶是弄丸承蜩．若弟駑下．所謂跛子登山．愈上愈蹶也．民生日蹙．寬則廢事．嚴則速謗．年父母當有以教我．

復座主朱茂翁老師

縣事如春砌芟草．隨芟隨生．應接繁瑣．至今日頗似灸艾者．累十九後忘其痛矣．據目前差可相安．或者久而見信乎．然時時奉老師鍊魔之教．時時惟恐懈惰也．

復友人

閱來教所處甚當凡事三平兩滿便是世法饒人放手極高處若兩家過爲執言所傷多矣非弟所樂聞也

復沈孝廉臨秋

閩海風土鬱葱秀不及三吳淳不及江右而文學都雅人士有情則三吳江右不及也大駕長遊得以搜羅山川考驗人物九曲三山之間入草稿必多矣

復友人

凡兩訟者各據所見無不鑿鑿聽訟之耳何繇鑒別惟從其彌縫極工處便知其極破綻處蓋天下之人無故而多一語此語必有所爲其極工處乃其極拙處若夫理直者其言自簡了無曲折反有拙漏故望而知其誠僞也

復友人

二三鴟張殊爲可恨業已痛數勝於鞭笞矣我輩猶龍豈鰍鱔鰕蠏所能困耶天下事大度置之則魍魎自破與之爭較未免地步自下一層

與錢孝廉彥林

君家仲子千里神物讀諸刻如入華山五瓣青霞中一切俱非世境荒荒大古又復嬌生譬膾譬之五瓣

盡處。得玉女洗頭盆也。久謝六朝典製。童心再癢。聊復爲之。所謂見此子精神百倍也。

與門人廖田生

讀書半生。一旦作令。譬如修行人。不成佛。不生天。墮落鬼神道中。雖復掌人間生死。東岱南岳。職掌匪輕。究竟仰視天曹。鼻息耳。僕已厭棄門下來歲必十年之字。願勿嫁入此中也。

復友人

從來揶揄鬼弄。終未必勝人也。盡其在我。聽其在天。癡人欲殺偃師。明眼人知是木偶機關耳。尊諭可以此意相解矣。

與某友

向時面談。具悉此中關棙。但秋風落葉。偶然過耳。亦復與太虛無關。政不須指定何人。

復友人

別諭世情之幻。政足掀髯一笑。敝郡前輩餘風不遠。冷眼自定。熱腳徒忙耳。

復支比部寧瑕

子瞻學元學而不能久。亦如不肖談元學而不能行也。顧下下人常好爲上上人獻策。以台臺之空洞英明。自是絕塵仙品。聆下士小言。得無杭州人聽川貴人說西湖光景乎。粲粲而已。

復曹太史允大

小刻原是學究語不足塵溷大方過蒙提撕錫以衰言不無黷頭加茅屋之譏矣謝非可言惟有佩服無斁仰承明德詩有之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陳玉所以上報名章耳

復楊扶曦年兄

三湘七澤聲名爛然知老年兄負屈百里也如弟碌碌多凶多懼此百里似一太極圈子幾時纔可跳出安心於圈中盡本分事然蟻封盤馬虞其躓矣

復支曰旦年兄

向夜愧不成禮但月色可人江流無聲風生樹杪更上高臺四望千家正寂萬籟廢吟作令三年拘束苦極今始得濯魄冰壺則年兄之移我情也

與魏子一

平生好文尚友以作吏而俗譬如昔有禪者一跌失其智慧昨覽諸君子妙製豈但見獵兼亦喚醒根因撩我夙慧多矣僭爲評賞恐案牘之目掩圖籙之光矣

徐芳（仲光南城人藏山初集二集）

與湯惕菴

芳嘗讀古人書碑銘序傳之屬覺其人之生平與其精神面目刻刻如欲出焉歎人之於世無不朽者獨行與名之能久存於世如此也而其所托以久存者亦必其人與文之奇偉卓犖足重於世則後之人皆

樂求其書而讀之。讀之而得其碑銘序傳。與所托於碑銘序傳之人。而其生平之精神面目。亦與之俱見焉。苟非其人。雖其名與行之自有可稱。而所托之文。不足取重於世。其書固不傳。卽令傳之。而後之人無有肯取而讀之者。則其湮滅歇絕。固與世之一善無述者等也。故古人之書。自歷代史編而外。惟歐韓蘇曾數公之文。最爲顯重於世。又歎以彼其時所列於碑銘序傳之人。其行誼不必皆爲後世所絕。徒以幸生數公之時。得廁名其筆墨。遂令後世誦慕景想若是。今天下無數公之文。卽有之。未必兼有數公之人。則雖其行之稍有可稱。無所托以必不朽。欲令後世之有所聞。其可得乎。天下之湮滅而歇絕者。可勝道耶。獨老年臺之文。躡數公而頡之。與之爲肩背。而其人則又數公所未易及。則向所謂奇偉卓犖者。今乃遇之矣。先君子之行。不肖輩不敢以私譽。老年臺亦嘗一二悉之。而又得竊附於夙昔之末誼。則庶乎可以自托。而無所棄矣。向所咨嗟於歐韓數公之文與人。而幸生其時。得以其名廁者。先君子於斯可以無譏矣。雖伏在草莽。不得進於史編之列。其所得恃以無恐者。知必有在矣。不揣謹備行實一帙。冒陳清覽。雖猥瑣不足採。幸少存其概。俾得廁名筆墨之末。他日讀老年臺之書。而得之者。將不勝餘榮焉。

答蕭明彝

失唔遂已再歲。曠闊滋甚矣。然人謂之莫往莫來。弟謂之數往數來。此必有辨也。承示卓上人與子淳兄論難書甚暢。而悉子淳固志于道者。豈眞墨守門戶。不肯相下。無亦其所見固自有同異耶。若弟則戶外

宜也。宜不識日至以終古經天之物。展轉于叩槃捫籥。況其精微浩渺者乎。甚矣老社兄下問之辱也。若所云異同之際。固思之。大抵斯道現前。無虞于參差詭祕。而人之詣力不能皆一。譬之炤琉璃者。青入見青。白入見白。乃至閃忽幻變。百狀具出。不但儒與釋。判若敵國。即儒與儒。釋與釋。其支離牴牾。更有不可紀極者。嗟自孟氏以後。至今數千年矣。而其斷斷互齕者。日未有已也。欲破之。豈勢之所易得哉。今夫雒邑天下之中也。燕之人至焉。粵之人亦至焉。其間闤闠塗軌。邸第村郭。山川風土之屬。燕之言如是。粵之言亦如是。粵人不恥其襲于燕。燕亦不得歧于粵也。何則。雒同則所見者固不得以燕粵異也。如使取雒邑圖之。聚塗之人訟焉。此云是。彼或意爲非。此云美。彼或意爲惡矣。父不能得之子。兄不能必之弟矣。何則。彼于雒固未至也。其所謂闤闠塗軌。邸第山川郭。山川風土者。僅得之疑似髣髴之圖耳。烏能測其所以然哉。故所見至則燕粵之口如一人。所見不至。則父子弟兄之說不相入。今夫道猶中天下之洛也。諸家之論猶自天下之人而言雒也。然而有至有不至焉。其至焉者。吾知其相悅以解矣。其未至者。吾亦烏能強以所至者。飫其心而關其口哉。故弟邇來有一極簡易法。欲使人勿認儒認釋。而直認心認性。何則。儒與釋殊名。不殊者性也。吾自認吾性。且不向宣尼尋轍跡。而何有于紛紛者乎。假令生成周以前。宣尼未生。釋迦之教未入。吾寧無擴然證入之路乎。如不自認吾性。而門戶是依。斷斷然爭之。爭之不當。祇滋之蔓矣。爭之而當。而宣尼自宣尼。佛亦自佛也。烏能以彼所得者入吾心。而附益之哉。而此一儒一釋者。不橫胸而左之鯁耶。不自至洛而日與人爭洛之是非。抑末也。卓上人之見。與子淳之見不同。而皆未能無

儒與釋之畛盡俱化之使至虛乎。

答劉子淳

日在煩埃酷暑中。想得吾兄松下風滌之闊甚不能致也。宗教棒喝。本謂掃除一切語言文字。使人直下認取。然機鋒相對。其授受又在理道見解之外。想此中亦必有一印合之處。弟氣識淺鈍。實不能識。故恆縮首自匿。姑爲其所可爲而已。吾所詣之未至。而徒仰棒喝于人。猶句讀小兒。而乞大成之學于先師也。滋勞無益矣。如其已至。則所謂大者。吾自能知之也。奚必先師哉。宣尼之時。及門之士三千人。其聞道者。顏曾以外能幾焉。夫學之貴自得也明矣。宣尼猶不能以道與人。況其他乎。凡弟之逡巡退抑。不敢輕持面見當世高明之士者。意如此非能有所挾持。如來示所云也。目下正遷館嘉禾。卒卒無暇。所屬齋記。容澄心以應。其他異同之爭。付之一默可矣。口便與心得原殊。無論未透。縱令晰極秋毫。于吾心受用處。尚未有與也。何時得晤。使人邑邑。

又

自季良死。而吾輩遠近無不咨嗟悼惜。或爲流涕者。不惟吾輩耳。山野市販之人。至於樵農臧獲。亦無不咨嗟悼惜。頌其賢而悲其促者。夫人生於世。能幾其死。而能令舉邑之人爲之咨嗟悼嘆。萬口如一者。復有幾。季良于是乎不死矣。不然。令季良于世無一善可述。苟且以無禍于世。更二三十年。而季良亦且老而死。且至矣。而舉邑之人終無之爲咨嗟悼惜者。或從而譏訶笑罵之。如是而其生也行肉耳。其死也槁

士耳。安見所稱福且壽者哉。季良于是又可以死也。

寄綏安聶桂侯

子黎何辜。斬艾未厭。目近今之變。幾無辭于天之不仁也。昔之高門閥里。會通大都。既以燼冷烟飄。無復存矣。幸而有荒裔一片地。山之窈奧。澤之阻曠。溪巖之邃複。虎狼蛇虺魑魅之餘土。可偃脊而伏。與夫殘骸剩鬻之細碎刀几所未到。到而未屠者。則禍釁必蘗于其間。聚族而蹂之。擊其的而呼之射。若天于此有重獄焉。陰爲周內播弄。必肯取而辟之。斯快者。吾求其所以辟之罪而不得。而以爲天之嗜殺爲已甚也。如謂非天之殺之也。則彼殺人者何善。乃獨肆然無患。以虐則生。以弱則死。天非不仁。則是于世之善惡。懵然無所計較。聽其自生自死而已。如此而何貴于天乎。又不然。知其不可殺而生之。不得。知其可殺而殺之。又不得。是天之頹惰恇怯。狗勢委利。與人無異。目覩虐者之躑躅吾前。而無以制之。忍一世之弱而就死。而莫之救也。愈益無貴天矣。是三者。即有善解。終不能免一也。敝鄉干戈荼毒。自夏徂今。蓋酉戌來所漏而未盡者。今盡之矣。昔之避兵者以山。今日之兵乃自深山中窟之。小深則小毒。大深則大毒。其勢固無顓耳。貴縣西北近隘。于禍想復不免。尊居最南。知當無恙。山中行旅曠絕。無從覓近狀。屢欲遣一候。道梗弗獲。因離思合。覺向來把臂。眞大快事。悠悠失之。乃重自負耳。

寄郡陸奕

日浸以馳。別浸以久。數十里山川。限人如此。古人對良友者。或如飲醇。或如倚玉。弟自審數奇。生平常有

楞饑枯瘠之鬼。尾逐爲祟。則于吾兄。宜不多接。而是鬼于人深苛無類。不但妬其醇與玉。併醇與玉之類而亦妬之。則視昌黎五窮。抑又加一等矣。寒山淡寂。舍侄輩非聾卽喑。無可共語。以吾兄豪情處此良苦。昔姜子平入山日。惟畜蜂豕爲事。夫蜂豕何佳。而顧業此。達人寄懷。將無不可。吾兄能作是觀。則此輩尙得竊比于深山木石之列。供白眼玩美。未可知。如或法說生公。抑又無擇也。衷鬱百端。不能手口一二。

答逸菴

士以隱名。不患人侮。而患人之不見侮。侮則忘。忘則隱之地得矣。梁伯鸞一代偉人。乃至爲人賃舂。踽踽廡下。其簫條屈辱。又不知爾許狀。今僧雖困卑。不至人傭。勞不至舂杵。未爲失我也。又我輩涉世。自有中道。固不得苟且以隨流。亦不得孤刻以異衆。明鏡善炤。而物不仇。以美惡之來。一過不復有也。今上人于所交遊。大抵迕多可少。始雖膠漆纖必冰炭。豈盡人之無良。無亦責人者過詳。自處者過隘乎。行有不得。不可不反而求之也。往陳眉公以僧門爲一大養濟院。心甚韙之。無論他人。卽如我輩今日。正其一種。既爾比肩蘩籍。又足較長短于其間耶。上人盍小耐之。委蛇養晦。是方內方外同一安穩法。過此二三年。東西南北。又可再卜所向也。

答張蕙嶸

此番楚毒備極。僵寢者數月。殆亦一厄數。而僕于八月初。又復感風疾迄今彌月許。而昏瘁如故。舉體頹墮。起處若學步小兒。寸移尺徙。曉夜欬逆。口中齒豁過半。一吞百齧。酷類老叟。自嘆年未四十。而諸色衰

相無不具足是人於天地內不知能得有幾年活矣他無所念惟讀書未足與天下佳山水多所蹉負爲歎耳因遂妄想丈夫生長於世事業既無所成就而著書立說求一言之不朽者以自傳於後此事又非卑菲之質所可幾倖則惟是山水之間可以放寄牢愁開擴胸臆不至以跳丸日月擲之促刺枋檢耳生平一汎長江三歷西湖而皆一過而不能有九華五老諸峯僅於烟雲閃忽中接其半面而已至於天目虎丘浮玉諸勝皆於跬咫之前失之豈非數哉此行一息未先朝露扁舟隻杖與汗漫焉亦固失晨之補也抑又妄想古之人官於其地其所務者不止堂皇簿書作俗吏事類能極其興會所至汎濫討剔發其奇祕如永叔于滁子瞻于黃子厚于永其筆墨所遺尚足使人流玩弗置貴鄉古雄邊地大行王屋之奇軋天下聞人碩士踵屬于世當年草草莽月如盲如痿于向所謂名山異跡未能稍稍有所攬涉諸同人輩傾蓋得之轉盼失之豈非人生一大憾事故常形諸夢寐月以數計閉目延眺光影歷歷此亦精神冥結不獲分解者也僕幸薄有微藝星相蓍卜皆嘗曉習邇尤深于堪輿之學自謂于今世界虛無倫匹此數技者又皆方外所不禁廢苟得一日絕羈而去馳騁盤薄雖不能宿糧三月長塗單旅以是數者濟一鉢之窮當不至困也而頻年夢想因得尋而踐之恣其搜討期于滿適又得以備聞昔日之罪狀稍抉其矇翳向來知與枯菀榮落之不同輿地人民盛衰變態之各異足歷目涉各盡所意亦一曠逸之舉也此意蓄縮良久于故知前乃一及之目前踪跡異宜未敢造次輕有所謁他時握手韓王第一峰杯茗劇談暢乃百倍又不知旦夕烟霞得曳高人之轍否也

答鄧日生

生平淚不輕墮。十年來。惟國變、先君子喪、暨令府君而三耳。當時旁觀啷啷。以爲此潸然者從何處得。僕亦自訝自問。然不自知。或者令先君知之也。若詹詹小言。尤愧荒俚失次。夫肝膈之與喉舌。其虛裏相去。已不啻數折矣。況腕指乎。況又移之豪墨之間乎。接手教感孝思之無窮。復自惻其有情不克自致也。所示令先君相成隱志。此段心期。眞非猶夫人之父子。雖然。令先君之事畢耳。有生必死。年兄無過戚也。且年兄昆季在。卽令先君在矣。年兄取令先君之生平者勉之。卽令先君生平也。更取令先君之摩切於三十年來者。益勉之。卽令先君之終身而摩切之也。木之相木。無有二根。燈之相燈。無有二火。豈親若身而顧有二體乎。令先君所不了。年兄了之。若爲半數。令先君所待竟。年兄竟之。則全數矣。乃僕因有蓄極思吐者。從來送死之禮。葬爲大。祭次之。所以綏死者之藏而隱其魄也。古諸侯以及士庶之喪。無有過時而不葬者。過時而不葬。謂不能葬。春秋譏之。其或有過而未葬者。雖出三年。人子之服不變。所以著其情而必其時也。今世之俗。詳于祭而略于葬。甚者先世遺骸纍累。非一身有高堂邃宇之安。而乃不能爲其親營尺寸之土。衝風苦雨。嚴冰烈日之吹蕩凍炙。而莫之顧恤。如此而于古之委壑者何異乎。大家如此。小民之窮窶不知禮義者。奚所法乎。而吾于祖父如此。卽吾之子孫將復奚責。萬一而有水火盜賊意外傾崩震撼之患。其爲疚戾將奚贖乎。此雖人情積惰。昧於輕重緩急之所致。亦世俗陰陽拘忌之說。有以中之。如年兄者。知斷斷焉衷於禮。而不爲俗所惑者矣。與令先君有骨肉生死之誼。于事之重且急者。固不

可以無言。伏惟炤諒。

與陳伯璣

弟常言。天部所轄數種。最雨無情。使人冷落淒清。有朝無日。有夜無月。又偏與花爲妬。與春爲仇。與離人遷客爲惡緣。與竹杖芒鞋爲敵國。古來篇詠。悼恨不一。我輩十年來。韶光強半負此。若使天路可梯。當獎率同人。膚愬上帝。永遣此物。一意晴朗。使水水山山。一年三百六十。豈不快事。

答傅瀛濱

每焦愁索莫中。接吾兄一談。或時手吾兄數字。便爾色起神王。如織屨兒同南陽耕夫踞圖指畫時。不復知身在草廬風雪中也。嗟乎。吾儕何可一日無瀛濱。吾儕如烏中子規。自是天地間愁種。愈多則愈愁。至如瀛濱則催花鶯燕七。

答蕭明彝

兩接手諭。具悉老社翁爲壽昌殷切之至意。弟於此亦幾大聲疾呼之。顧呼愈急。而應愈緩。卽固不可如何。而弟於此猶有歉者。以其所以呼之道未盡也。昔時有騃子者。其母疾亟。問之人。人曰。是惟割股可抉之也。騃子曰。不難。鼓刀而出。衢有臥者。曳其足而刲之。臥者驚號殺人。而騃子掩其口。曰忍之。割股抉親。殊美事。衢之人噱之。皆失聲。夫知抉親之爲美。不自割而割人。宜人之不能聽也。今弟窶實不能自有所割棄。而日以不情之事號之人。無乃與刲衢人之股以除親疾者。同一可噱乎。人之自愛其股。固其情。而

柴立之骨之不足於供又其勢不知病者將復奚策也

答傅平叔

十年夢想一曙得之亦以一曙失之喜快相尋未有若是不測者歸來辟匿空山偃臥再月念西溪一步地薄分尚難領受何況天邊五老台札至讀之溫生於背霍然坐起若弁言過錫此自爲大集中添一首絕妙文字如弟卑卑何足勝此晉人有善叔寶而恥其美之不若者使叔寶載而已爲之尾則之野野人輟耕舍負踟躕瞻盼各失所以行國中而國之人若沸焉而其追馳戀慕者塗爲闐而轂爲軷也而是人乃遂驕語于人曰吾行之傾人如此其謾亦甚矣所以然者叔寶先之也而是人者不能以美致人而能以叔寶爲餌則人將自致焉卽謂是人之能傾人亦可也今弟以平叔之言爲叔寶庶幾生色哉而其尾之載者或亦得析其榮以分其盼乎人誰樂以美遜人而其所以驕人之意固不害其爲自知焉彼叔寶者固不難以其餘美乞之也今時之麤知書薄負才者莫不有意於古文詞與學爲詩而其所謂詩與古文詞者尚未知其爲何等物乃遂靦爾騁逐于世豈歐韓李杜千百世而一人而今挺生之衆與其詣就之易如此亦見其不知恥也如吾平叔少游者乃可自命爲古文詞與詩而自弟所攬接天下士不謂無能古文詞與詩者卒亦無以過吾平叔少游若是則斯道所當取裁而就則者將在是矣而弟雖鄙劣弗類亦常致力于是敢自護其愚而不以進哉吾兄許以爲近則近之矣如不然者固當棄所得而學焉又不知吾兄所謂近者果近之與亦姑取其誠而恕其責耶

答竺庵

昔李松求人血以塗病鶴。行東都之市。遍目中所遇。未常見全人也。即松自炤亦馬首。夫松固唐一良宰相也。至比于全人之數。松卽亦自諱其馬首于嵩鶴之睫。然且不可得。況其他之魚魚而鹿鹿者乎。善乎布袋和尚言。一箇人。世豈易得耶。前時亦以此意略爲炤索。四望闃寥。較松爲甚。不得已專覓一二有心人。分途物色之。冀遇一祖臂翁丐一針之血。亦足以報也。乃去後多時。寂不見應。豈人之祕其財。固甚於血抑東都之市。尚未有人耶。又豈有人特未遇耶。如僕煢煢窶處。近復有先君之役。舉體瘡痍。醫而刳肉。在大師尚曰等箇人。而至如僕者。又將奚等嵩鶴如逢。應笑其全人之未矣。

崔　嵓五竺寧德人。

武夷與黃帥先

吾頃泳水中央。不知雙脚踏穿白雲翠靄。幾千萬疊。

吳　宏遠度。金谿人家秣陵。

與減齋

萬壑響松風。百灘渡流水。是趙文敏最得意巨軸。今爲婁水王尙寶收藏。僕未之見。而以意爲之。世間尤異。亦自夢遊幾度。然後見更妙。

與吳冠五

天地間有凍不怕之呂米桶燒不死之介子推黃金臺士阜而已。

邱象隨李貞山陽人。

與慕鶴鳴大令書

弟猶憶浪跡聖湖看花仙邑忽忽三歲矣雲天引頸南望爲勞門下游刃繁劇逸羣絕倫天曹一席延竚已久咫尺雲霄之上耳視家兄浮沉嶺海何止雲泥耶愚兄弟落落寡交唯與西陵胡彥遠稱異姓兄弟記明公履任時論列江左人賢愚兄弟屈指彥老爲第一人比聞頗爲明公所禮重然游從已數年聞彥老踪跡不一至公庭三年從無一白事明公閱人多矣亦足以想見其爲人而知愚兄弟之非阿私所好也頃聞其買山未成方經營一廛百畝以爲養親之地其故人中如曹秋岳龔芝麓兩中丞與愚兄弟各有解囊之助然酌水行潦止可餔饎門下能分廉吏之俸錢如郤公之于安道者乎傳作湖山佳話都門諸公多彥老石交一時感頌盛事或不止愚兄弟已也非公不至傾身下賢古人正有相成之美耳此書幷未嘗使彥老知也。

吳國對默巖全椒人。

與王貽上

讀七題名如乘騏驥處處制以銜勒而逸氣自在乃得之簡書嚴程之餘興會所至當不止爲一時佳話君家損齋遊京口記云平生登覽尠有窮日自幸不爲俗吏所縻歸舟對妻孥猶津津道不能休也此游

此語。可相伯仲。而題名以箭勝。正留無限烟嵐。在口角外也。伏枕人。惟有右手持藥椀。左手把王子題名舉眺天末。向金焦北固諸峰影。嗒然而已。

劉榮嗣半舫簡齋曲周人。古歡堂集。

與成先生戊辰

聞新上聰明。天縱其視。臣下每有不足之意。召對既行。諸臣無一語當聖心。上曰。這就是召對了麼。眞可謂有君無臣。故意雲龍風虎。別有際會。必非見在諸公。可當五百名世之任。因與蓬元先生縱談。他日至治之相。至吾師齊下一指。不覺相視而笑也。持局者。視不勝猶勝也。處今日之時與勢。而不知變計。又何怪乎傾心吐膽于崔魏。失身辱國而不知恥哉。旭日既旦。雖有陰翳。不能不破。吾師似亦不必久待也。經筵啟沃。所關不小。片詞得解。羣籥不振而自落矣。駕輿何日。可勝翹企。

答盧德水

讀書而病。與飲食應酬而病。孰愈。乃弟尤願年兄以讀書卻病。勿以讀書取病也。寂寥閑談之中。饒有一種苦趣。以詩書作聲歌。以古人當朋友。以節勞減食當醫藥。此亦塵世修仙之訣矣。弟嘗言讀書時好處。卽在讀書之時。若到發跡以後。其味索然。於今每憶當年好處。眞如陶靖節作桃源記。想像追思。不可再得也。

回王受人

別久矣。以我思君。知君思我。至謂開府秉鈞。頌禱則套。期望則幻。不意知我作此妄語。唐瞎子又刻唐詩十集。評語大有可觀。只恨其念念欲駁詩歸。示人以不廣耳。清泉白石。得暇搜句。想其囊中珠璣。正復不少。珍重密藏。不肯令隻字落人間。乃索倡父敗絮耶。不敢奉命。大貶謹領。片芹爲報。瓊來桃往。殊失詩人匪報之旨。弟嘗自稱曰貧道。此之謂矣。

又與陳眉公

某待罪京華時。搜昔賢遺跡。屬在郡內者。表章之。借名公鉅筆。以顯前修。爲劉去華、鄺道元、張茂先、賈浪仙四人。去華則思老記而書之矣。浪仙、弟僭爲記。而孫伯觀書。俱已刻石。道元、茂先、已有作者。但未脫稿耳。近過吳橋晤范質公。道及乃云四君中去華第一。尙有一人。氣節可配去華。而功烈過之。兼長文墨。折節下士。世或以武人掩之。若操闡幽之權。論著何得獨後。且當此時。而求先鞭用世。與定力迴風者。不及此人。卽貞珉無色矣。弟心動應聲曰。得非張桓侯乎。噫。記去華惟思老。記桓侯非眉公先生其誰。敬因希伯敢告記室。如蒙慨諾。並祈大筆書賜。卽煩希伯刻石。明春攜以見貽。弟無足數。桓侯亦可謂古今不可少不能多之人矣。更得鴻篇。雙垂不朽。

與楊崑岑總漕

漏屋漏舟。亦頗相當。若台臺旌旗蔽日。鼓角動天。三軍之士。俛首聽令。智勇之將。伺敵而殲之。捷報轅門。凱歌宵震。豈中朝偎懦之宦。傴僂兢惕。一醉無時。笑啼不敢者。可望萬一哉。弟且匍伏河濱。縱泄人間。水

增半尺。便喜慰非常。向漁網買三寸鯉鯽救饑。口涎不到地。甫探頭蓬窗外。卽渾泥洒面。引襟袖拭汚。斑痕狼藉累累。又何敢向高牙大纛侈言自在耶。日俟戎車旋軫。一望見顏色。粗了公事。報天子。仍北視河道。於臨德等處。從閘官丞簿中作夜郎王耳。

與路皓月

人生順逆。命定之矣。躊躇計較無用也。所謂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彼從功名起見者。何嘗必得功名哉。章通政發倪鴻寶揭帖。而倪不損。劉梧陽發通政私書。而章以百足立殭。豈非天哉。親翁又何過慮爲漕撫參于蕃至於提解入京。毒矣。而于蕃得免于潁州之難。鳳陽守被劾。且留候代。而賊至被殺。禍福之來。又豈人力可得而趨避乎。餘俟當得再報。

與張恆山

弟治河無狀。羈身徒苦。方員並晝。南北交馳。人言日至。市有虎而母投杼。安得不速老耶。河幸通運。且過半。其人眈眈未已也。驄馬豕冠。廿作麾犬。誰謂宰相無權哉。伎倆如鬼。禍福如神。除卻治天下。儘可稱才。弟悔不三舍避之。再承念。謹以實對。

與惲道生

足下高眠霄漢。俯視塵凡。顧獨戀戀念敬仲不置。則敬仲亦可自幸非俗矣。佳晝迥然筆墨蹊徑之外。摩詰自命前身畫師。以至宋元諸家。本朝文沈。無不以文人得畫名。讀書破萬卷。豈獨爲詩用耶。五唐人皆

唐詩別調。清虛冷雋。塵外自喜。一經高人洗發。韻致更覺新妍。古人顏面。時賢眼孔。應俱轉動。鑒拔之權重矣。服服謝謝。

同練任鴻

侯年兄來。得手教。極感相成至意。任事而得禍。弟久已甘之。顧慮傾人者。中以穢垢所關于爵祿輕。所關名節大耳。此番若無諸君子在內。弟豈有瓦全之理。乃今年兄行矣。侯年兄又已出都。弟且不暇自念。而爲世道慮。不能釋也。論者不察。動曰調和。曰虛公。天下安有君子小人。並進爲調和。而半陰半陽。不消不長。可以爲虛公者。使人皆明白其行事。忠直其肝膽。君子何樂乎分行別類。如水火之必不相投耶。弟里居習懶。去邪扶正。非所有事。年兄其實圖之。初見大作。驚喜過望。顧如弟之詩與字。何足問哉。而不敢不呈醜者。于年兄之前。五內俱剖。奚有于是矣。

陳周政（子鵷。營山人。蝶菴存稿。）

答王普瞻書

近世詩人眼孔小極。已投獻于李譚之門。作彼重儓。復何望哉。齋中無事。讀右丞等詩。不如看齊梁小兒爲得也。病起喜看昌黎、長吉、義山。昌黎文章少中用者。獨詩絕妙耳。何古今但誦其文已也。長吉童年調嘴。胸無墨汁。玉樓見召。自是天上不用讀書人。如蔡少霞寫山玄卿文。眞長吉本色。安得不天然集中幽異怪誕之語。說鬼正其神處。說苦正其樂處。亦可喜也。義山不然。有來歷。有根據。雖用僻事。而一一可考。

唯蘇子瞻可以繼之。來教瑰奇二字。豈足盡之乎。卽子瞻之詩。亦未易讀。彼其傀儡古人。調和衆味。命意使事。迥出意表。盍從義山一派。窺出三百篇荇菜鼉觱鮑葉冰泮徵意。風雅正派。正在于此。而獨被不逮之誚。魯直輩可謂有眼睛乎。來教謂義山錦瑟詩。拈首二字爲題。卽無題義。最是。盍此詩之佳。在一絃一柱中思其華年。心緒紊亂。故中聯不倫不次。沒首沒尾。正所謂無端也。而以淸和適怨傳之。不亦拘乎。

與杜六符書

世間惟修行學道。有精進無退轉。此外皆當習六鷁法矣。一切有爲。比之泡影。是非至論。安有束帶名場。側身挨過刀山劍樹。而但以太虛浮雲視之耶。台兄之歸。正宜慶不宜弔也。弟謀升斗養。遂遭黑風飄落鬼國。苦趣備嘗。看無官人。皆若上眞散聖。六符先生。曠懷朗識。其肯以彼易此哉。日夜圖歸。倘得遂初。擬攜手袁眉之顚。俯觀下界。作何起落。此吾兩人談心時矣。薄岸遠將。伏唯叱存。聊代驪駧一片。

再與王普瞻書

莫知其所來。莫知其所至。風也。說者謂起於靑萍之末。盛於土囊之口。口所以言。亦所以食。食者吞之。言者吐之。胸膈之間。逼而成響。非強作也。夫人呵則爲氣。呼則爲風。誰謂詩獨士大夫有之乎。但士大夫之風。不失之陰霾。則失之謖浪。是晉唐而降。皆衞莊公矣。豈不哀歟。病起無事。判花纔畢。取國風諷之。欣然有得。頗覺古人情性。躍然目前。旬日之中。筆墨丹鉛。遂至狼藉。名曰風輪。昔人睹飛蓬而爲車。今敢謂車之卽風乎。亦曰三神山非羽輪不到耳。其成文而不可注之簡首者。有三十五篇。已付梓矣。此碎語也。名

曰風輪小品先致請教不審有當否

姜圖南匯恩錢塘人

與張繡武

足下出九死竟生耶人生如駒隙死日苦長生未必佳于死也吾移濟南足下來游岱宗登日觀峰觀東海日初出豁然清眺盪滌死生場中殷憂煩慮何必出死

李雯舒章華亭人

答陳大樽

被放以來兩接手書故人拳拳彌增感歎雯身世相迫已到窮崖不得津梁更思反步此今日之戚戚所以倍篤於往年也弟成人兄弟六人五年之中已折其二自理髮莖十白其三鬚亦有三四莖白者鑷之既去旋復更生誠恐桐柳之姿望秋欲替既無竹帛之勳復廢名山之業修名未立身同委灰則出處之事都爲儒冠誤盡此雯所謂一夕而九思臨飧而不知匕箸者也憶曩時比肩並起之彥不過六七人今惟偉南及雯將爲碩果而偉南道心彌腴雯也世趣愈惡顓顓居一室之中四面環責皆蓄至深之望懷不憐之心顧此微賤之軀乃蝮蛇怪鳥爲天地間憎惡之物以形爲累不得轉化近復以脾濕發瘡肢體攣如臂不得掉步不得揚仰臥看屋梁側面對籧篨時呼舍弟捕秋草上青蟲致諸蚍蜉羣[鬬]階上曳足觀之一爲解頤天下之可欲有大於青蟲而人之競得有甚於羣蟻者我未知造物者亦一睨而視之耶

抑細瑣而不見耶。思之不得。日影移尺而休焉。其無聊也如是。正欲伸遣愁疾。思得出門。顧此措大面孔。無處施散。亦患無結伴相從者。今幸有我兄爲地主。轅文爲旅伴。便足振策一來。寄其感興。轅文偶有平江之行。俟其歸時。卽與同載。計到越中。以明月爲期耳。魯元之窮頓。久爲兄所憐。今來會稽學釣。任公子得無助之修其餌綸乎。

又

委作蟬鵲圖贊。率爾成之。苦不清邵。夫蟬之爲蟲。隱纖柯。食清露。性不傷物。而物或傷之。此如中散學道而被刑。將毋高簡致患耶。螳性貪忌。宜遭賊禍。正似鍾士季見殺不足悲憐。向使二蟲相搏。倉卒未殊。而鵲也擇肉而羞之。則螳之斧未能斃蟬。而鵲之喙必先碎螳。是蟬可再生。而螳爲必死。此又可爲先發殺機之戒也。莊生之世。以今望之。猶爲上古。人事之變未極。故但著見利忘害之言。以雯思之。其義不止於此。欲與足下共暢之。因小敍中不可沓拖。此意猶鬱。故復緒論及之。以爲談諧。

與吳子遠書

夏秋之交。屢得晤言。胸懷少開。自八月以來。則前後六年困苦駢集一朝矣。頃小价自長安歸云。密之到舍弟逆旅。聞弟復被落。頓足浩歎。欲作書而不能成字。知己之情。抑何沉篤。悲夫。歲月如馳。人生能幾。堪頓足。又不知自此以往。足又應幾頓耶。足下於弟又一密之也。陳寃訴屈。本是無味。但遇故人。此懷頓發。又復不能自已。余日解遣。惟有馬文淵兩言。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既而思之。又殊不類。嵇文淵本扶風豪

士自隴蜀至洛陽時計其年又僅二十許然已歷說王侯遨遊萬乘披襟武帳之間抵掌雲屋之下安可謂窮哉丈夫遇明主爲上將折衝千里封侯萬戶馬革裹尸乃其由來許國之願又復不關年齒矣向使伏波生於今日窮在青瑣之上老在棘牆之下聚米之志不及展跕鳶之景不及見行無下澤車出無款段馬使馬棧下黃口小兒三年一揶揄之吾不知能更作此語否卽作此語又誰爲聞之而誰爲傳之耶嗟乎儒冠之禍使吾父子相離僮僕相侮妻妾詬詬朋友曠疎獨行無聊咄咄書空目烏雀爲上賓以旭日爲慈母望乞兒若神仙視雞狗如龍象當此之時無論人類凡有血氣者皆勿若之矣史稱馮敬通坎壈於時常有凌雲之志然敬通少時亦常將十萬之衆拒兩國之命扼掎豪貴捕斬劇賊親強項於世祖然後爲大漢棄婦使雯得此而後賤便已陟遊帝庭奚啻凌雲而已哉擯斥不繇明主屢違不以譏謗冥頑不靈忽然坐老昔王昭君恃其顏色不事延壽遂以丹青見汙沉淪永巷會有和親之事奮然請行以爲苟得一見至尊遠擯絕域至死不恨耳今聖主之求賢奚止如漢元帝之好色而延壽之徒比肩接踵豈復能揚蛾眉迴龍盼耶子遠足下遇已窮矣日已暮矣身無黃金買丹青矣惟冀足下之儔登天門造紫庭謬以姓名一達天子然後退而躬耕浩然長往使煌煌聖朝有一人隱士垂之史册炤耀無窮此誠鄙夫得意之日沒齒蓬蒿榮於槐棘矣

何　謙非鳴皐山人

與張公亮

往弟之燕。適齊。過晉魏。所遇諸人。蓋有不問及江南貴公卿而問公亮者。造物以名與位兩字。簸弄生人。而君得其一。君之屢挫。得無天以是逞其忌。而示之罰乎。然吾聞天之忌名人。必使之委頓窮悴。歷嬰勞矻。而後厭其心。既厭其心。則必回嗔作憐。以爲吾之生才。亦原不易也。而後大任之。君近者可謂委頓窮悴之極矣。天其或者回嗔而作憐乎。